經義知新記

六藝論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義知新記

汪中著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經義知新記

江都汪中

詩書執禮。樂正以教。學人習之。故雅言易象。春秋則微言也。易觀其象。而玩其占。書不盡言。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太史職之。孔子贊之修之。而後商瞿左邱明傳之。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大過曰木。井坎曰雲。屯蒙曰泉。解曰雨。離曰明。離旨明夷曰電。噬嗑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陸佃傳。崇政殿說書。淮南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按漢書張禹傳。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魏之此講義所由始。

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楚世家。肅王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南陽有魯陽縣。

春秋昭五年。叔孫昭子卽位。朝其家衆。二十八年。魏獻子之臣閻沒。女寬退朝。待於庭。注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非也。昭七年。左氏傳。燕人歸燕姬。北燕之爲姬姓。於此得證。

管子君臣上篇。衣服繟絻。盡有法度。注云。繟絻古袨冕字。逸周書訓命解。有紼絻。有斧鉞。紼絻卽黻冕之假借。哀二年左氏傳。使太子絻。注絻者。始發喪之服。

昭十五年左氏傳。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二十一年。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羅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

定八年左氏傳。季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而以是繼之。正義顯與注背。按注是。正義非也。哀二年左氏傳。陳逢滑曰。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楚子西曰。闔閭食不二味云云。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嘖闔閭一人之事。左氏敍述。又同在一年。而矛盾如此。是可異也。

哀二十四年左氏傳。魯宗人釁夏曰。周公及武公取於薛。然則周公夫人任氏也。

韓非顯學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蹙聲之轉。

韓非喻老篇。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中按。其時蓋當悼公之世。悼之爲謚。其以此歟。

憚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賤也。論語邢疏。亦引此文。

衞侯辟疆朝於周。更其名曰燬。見韓非子。又見賈誼新書。漢書文帝紀二年中所引。

宣十七年穀梁傳。何去而之中按而讀如如雙聲。假借也。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既哭以人爲蓄。何休注。蓄。周垣埒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徐彥疏。漢時大學辟雍所讀作側字。云既哭。以人爲側。按。此卽石經歟。然則漢儒傳經。其文字固不必盡依石經矣。

孟子書。載孟子爲卿於齊。而其自言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趙氏注。孟子將朝王云。孟子雖仕於齊。處師

賓之位。以道見敬諸侯。上大夫。卿也。通謂之卿。是孟子亦列大夫也。劉向荀子敍云。方齊威王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列大夫。又曰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史記亦云。然則荀子之稱卿。蓋以官著。如虞卿者歟。

荀子禮論云。虧盈則有蚤而毋縱。注。蚤之言蒙也。冒也。按。蚤、蒙、冒語之轉。左氏傳茅戎。公羊傳作貿戎。史記宋微子世家正義引司馬彪說云。箕子名胥餘。按莊子大宗師云。若務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它、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然則胥餘非箕子之名也。

噫嘻箋云。噫嘻乎。能成周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也。周頌譜引。亦同正義引。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按此用古文尚書也。古文尚書作光。今文尚書作橫。橫、黃同聲。黃從艾。古光字。光、橫字異。而音義皆同。毛詩魷。周禮作觥。

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此皆毛公之文。後人取以入爾疋、疑梁文之徒爲之耳。

如酌孔取毛無文。鄭以爲器之孔。此與九江孔殷以爲山之孔者同一異義。中按。孔甚也。如食但知宜飫而已。如酌則甚取之。所以見不顧其後。

月令鄭注屢云今月令作某。王懷祖云。世以今月令爲淮南時則訓非也。漢世有明堂月令。蔡伯喈所撰也。中按。祭法引明堂月令曰。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曰其帝黃帝。其

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文與禮記同。然則月令之爲明堂月令。此其證也。

周禮匪頒之式。匪頒。卽分頒也。分、匪。語之轉。

隱五年穀梁傳。苞人民。殿牛馬。曰侵。按苞卽俘字。古字通假。詩采薇正義引此作拘。傳寫之誤也。漢書浮邱伯。鹽鐵論作苞邱子。亦是孚聲包聲同音通假之證。

大雅緜正義。引襄十七年左氏傳。皋門之晳。按今本作澤門。左氏音義云。本或作皋門者誤。陸說是也。蓋皋門爲宮門。非常人所居之地。杜注。澤門。宋城南門也。然則皇國父所居澤門。非皋門也明矣。或古本左傳正作睪。作皋門者。形近而譌。

程典解。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孔注。宗。衆。非也。宗當作崇。崇侯虎耳。

皇矣度其鮮原。箋。鮮、善也。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注。小山曰鮮。孔義碻勝鄭。

逸周書。芮良夫解。惟禍發於人之攸忽。人之攸輕。注。言人之所輕忽。則禍之所起。謂不民也。不當爲下。或爲小。

後漢書光武紀。南巒注云。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卽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俗謂之倫城。聲之轉。按。欒倫爲雙聲。而古韻諄文與寒桓合音最近。此以知音。固有以雙聲取協者。

呂氏春秋。孝行察微二篇。並引孝經。則孝經爲先秦之書明矣。有壬按。魏文侯有孝經傳。見蔡邕明堂論。

詩淇澳會弁如星。呂氏春秋上農篇。庶人不冠弁。高誘注引詩作冠弁如星。按。文高氏爲長。冠會語之轉。呂氏春秋重言論。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高誘注。呿閉而唫開。按此則開口合口之呼。上世已明著之矣。

詩絲衣載弁。俅俅載當爲爵聲之誤也。爵弁則絲衣也。

檀弓。斯季孫之賜也。季孫非鄭君。

七月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豕生三曰豵。正義。豕生三豵。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豜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麕皆云絕有力麾。箋意蓋以麾爲鹿麕有力者也。

破斧正義引書傳曰。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又引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元、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中按。昭二十年左氏傳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卽薄姑。語輕重耳。左氏傳亳社。公羊傳作蒲社。鄭以爲齊地是也。史記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薄姑。此則薄姑爲奄君所遷之地。而非名也。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雖襲舊文。頗得事實。釋文。蒲馬本作薄。

商頌。元鳥宅殷土芒芒。三代世表。褚先生引此作宅殷社芒芒。按。土社同音。書者省之。

儀禮士昏禮有談注。談周禮謂之容。按談容聲之轉。射者所蔽容亦謂之乏。容乏語之轉。

士相見禮。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孟子萬章下曰。在野曰草莽之臣。茅莽聲之轉。

鄉飲酒義。夏之爲言假也。中按。假大也。春秋傳曰。能夏則大。

易。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按列子說符曰。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注。刻處似齒。然則書契之契。正謂刻也。與鍥同。

大明之七章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鼓譟。尚書大傳作皷藻。音之誤也。不止別風淮雨矣。

詩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莫當作漠。

維師尚父。師大師也。尚父其字也。猶曰某甫耳。或稱呂尚。亦無定例也。毛傳云。可尚可父。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箋云尊稱。皆非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中庸及毛傳並云。言其上下察也。中按。察當爲際字之誤也。

詩旱麓正義。思齊正義。引桓六年左氏傳云。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傳文脫上於字。

射義。賁軍之將。注。賁當爲僨。中按。賁當爲奔。行葦傳引此作奔。皆期稱道不亂。期毛作勤。聲之誤也。

公羊傳。隱三年渴葬也。釋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馬援傳。裁買城西地數畝。藁葬而已。藁葬卽渴葬。藁渴語之轉。漢書注。以藁爲草。非也。

思文正義引鄭注。尚書。女后稷。播時百穀。時讀曰蒔。潘岳秋興賦。李善注。引周易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以字林釋之曰。蒔更別種。

子衿毛傳。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墨子公孟篇。第四十八日。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子衿傳。青衿。青領也。葛屨傳。褖領。按衿褖四聲之轉。釋器云。衣背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孔穎達曰。衿與襟音義同。

子衿正義云。學子依士禮郊特牲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按。當人學而太子齒。故均以士禮處之。

葉夢得謂漢代文章無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按西都賦云。德廣所及。是用漢廣序也。蔡邕獨斷引周頌詩序三十一篇。

載驅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今按宋微子世家作涕。涕同弟。此今文尚書作弟。古文尚書作圛之證也。

襄十一年左氏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周禮春官大胥大夫判縣。曲禮下大夫無故不徹縣。正義大夫有娛身之樂。無祭祀之樂。

旱麓詩追琢其章。傳追雕也。天子雕弓。行葦雕作敦。追、雕、敦、皆語之轉。

宣六年左氏傳引康誥曰。殪戎殷。周語引大誓曰。戎商必克。按二書所稱戎殷戎商。幷指紂而言。鄭注中庸以爲壹用兵於殷。則以戎爲兵矣。又按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壹卽殪之脫衣與殷同音之轉。鄭祇云

衣殷同聲。後儒遂以爲壹着戎衣。

曲禮上。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本衍名字。注及釋文皆可據。正義以問名爲言。非也。

雜記下。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按昭公以前取者之告於天子。與天子之命之。經傳皆無所見。

曲禮正義。唯。唶也。按。焦仲卿妻詩。諾諾復尔尔。卽唶也。與唯輕重讀耳。又按。諾與喏同。

喪服杖期章。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亭林以爲此經文誤入傳。非也。經但言五服。不言無服。此傳兩云出妻之子。相對爲文。齊衰三月章。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是亦傳也。

墨子尚賢篇中引詩曰。告女憂卹。悔女予彎。孰能執熱。鮮不用濯。予彎序爵。形近而義通。呂氏春秋務本篇引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此皆在齊魯韓之前。

墨子尚賢篇下。武王有閎夭、泰顚、南宮适、散宜生。按此則虢叔不及武王之世。與君奭合。

節用篇中。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按此可注堯典宅南交。補禹貢朔南暨。

左氏傳隱元年正義。士駕兩馬。大夫以上駕四馬。（天王使宰咺傳疏。）又既夕注兩馬士制也。疏謂士在家常乘之。法若出使及征伐。則乘駟馬。（公賵元纁。束帛兩馬。詩卷阿正義禮。士無貳車。又止得一馬。既庶且多疏。）

曲禮下。天子謂之伯父。釋文云。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按。陸說是也。下句別言異姓。則上句爲同姓可知。省文見義之例也。唐本禮記有無同姓二字者。今本有之。從或有本也。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此大錄字自用堯典語孔傳雖僞要亦有本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疏引服虔云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何休公羊注亦云按此則賵當音冒
文九年公羊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隱二年左氏傳注引許作禦蓋杜以禦字釋公羊之許字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載尚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卽此意也
程易田云宓子賤名不齊合讀則爲卑楚子玉名得臣合讀則爲敦與取字義正合亦如寺人勃鞮之爲披也按檀弓上衞將軍文子彌牟正義引世本作文子木彌牟合讀亦正爲木也史記周惠王名閬世本作毋涼毋涼合讀爲閬也哀六年左氏傳公子鉏一作南郭且於○附考彌牟靈公子郢之子見此節正義引世本
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正義引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按何休數稱質家文家沿緯書之說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正義司徒下有敬子二字按正義非也此因下文衞司徒敬子而錯誤在此敬子二字必衍文正義不察耳今本無是也
襄二十五年左氏傳齊閭邱嬰與申鮮虞行及弇中漢書藝文志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弇奄古今字爾
檀弓下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注時人無行三年之喪禮者按左氏傳在喪而蒐當時猶

以爲非禮。何至三年之喪遂廢。斯言之過也。

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禮記脫易字。因上文易字而誤也。

詩吉日既伯既禱。爾雅釋天文同毛云。伯馬祖也。說文示部引此作既禡既碢。於義爲長。北人讀伯如霸。因以當禡。周禮肆師注。豬讀爲十百之百。王制禡於所征之地。釋文。禡馬怕反。又音百。是其證也。古無四聲之別。禡豬百三字疊韻。今北人讀伯聲近霸。又近禡。

釋詁哉始也。釋文亦作裁。康誥哉生明哉生魄。並與裁字同。公冶長無所取材。集解一曰無所取哉。古字材哉同。說文才。草木之初也。初裁並從衣。詩文王陳錫哉。周周語昭十一年宣十五年左氏傳。皆引作陳錫載。周詩駟鐵載猃歇驕。箋載始也。疏載哉同義。夏本紀引書載采采作始事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水昏正而栽。釋文。栽字林才代反。一音再。隱十年經宋人蔡人衞人伐戴。正義。地理志。梁國蕃縣。故戴國。應劭曰。古者蕃戴聲相近。說文作酨云。故國在陳留從邑戈聲。詩俶載南畝。箋載讀爲菑。又爾雅、說文。哉言之間。此則助字之哉。與爾雅尚書異。

左氏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子革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按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襄縣有西不羹。定陵有東不羹。與陳蔡爲四國云。四當作三者。非也。

左氏傳襄九年。祝宗用馬於四墉。昭十八年。祈於四鄘。此古人祀城隍之證。又禮記八蜡坊與水庸。中謂水卽隍。庸卽城也。庸墉鄘一字耳。

繞朝贈士會策正義引服注以策爲策書文心雕龍亦以爲策書於義爲長

遂人注載師疏引孟子作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多麻字

遺人疏引書傳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廩人疏亦引之係伏生大傳梓材篇文

夏書二百里蔡孟子殺三苗於三危漢書武五子傳骨肉之恩粲析而不殊蔡殺粲皆粲之譌

襄二十五年左氏傳陪臣干掫史記齊世家作陪臣爭趨昭二十年傳賓將掫周禮掌固注作賓將趨掫卽鼜字說文手部有掫豆部有鼜卽一字也掫夜戒有所擊也鼜夜戒守鼓也

發醒也賈誼新書先醒篇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景十三王傳名長沙定王曰發鄒陽傳曰發悟於心晏子諫篇上景公飲酒三日而後發又云君夜發不可以朝

緇衣彼都人士詩鄭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晏子春秋諫下文王不敢盤游于田其文勝今尚書南史謝莊傳引書盤于游田已誤

管子謚敬仲見晉語晏子春秋作管文仲然則敬仲是其字歟史記殷本紀武乙爲偶人正義云偶五苟反偶對以土木爲人對象於人形其解迂曲按古偶寓字通寓人卽象人也

禮記如竹箭之有筠也正義筠是竹外青皮顧命云敷重筍席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云如竹箭之有筠案鄭注引禮記之筠以爲青皮是知呼筍爲筠中按古字旬均通周官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鄭讀旬爲均釋言云洵均也

旅弓旅矢。旅字不知所從。以義求之。卽旅字也。書序。旅天子之命。史記周本紀。旅作魯。說文攴旅古文。以爲魯衞之魯。魯驢同聲。後人以意從玄耳。

夂。古文終字。加𠂇則爲冬。冬加糸又爲終字之偏旁。固有從而又從者。

文王有聲之詩。匪棘其欲。遹追來孝。二句音不相協。禮器引之。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欲猶聲之轉。古音猶讀如搖。孝搖正相協也。

曲禮毋淫視。按淫、游也。語之轉。

車之覆苓謂之輜。玉藻。君羔幦虎。犆亦謂之幦。詩大雅。鞹鞃淺幭。亦謂之幦。周禮。巾車木車。犬幦素車。大幦藻車。鹿淺幦駹車。然幦漆車豻幦。

說文手部引詩清人作左旋右搯。抽好韻雖通。不若搯義爲長。哀十四年。宋桓魋請以鞏易薄。薄。卽亳也。故曰宗邑。定二年奪之杖以敲之。釋文。敲若孝反。又苦學反。引字林云。口交反。又口卓反。今俗讀如殼。方音之轉。非別有一字也。

定六年。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十九字與左氏文不類。似賈劉以後說經之辭。而誤作正文。杜因解之爾。

哀元年。伍員引少康事。按越少康之後。故引之。

戰國策。齊策第十一。顏斶引易傳曰。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倨慢驕奢。則凶從

之。此解易之最古者。左氏傳。吳子使蹶由犒師。韓非子說林作蹙融。蹶蹙由融。皆聲之轉。素問移精變气篇。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全元起曰。祝由南方神。然則卽祝融也。考元起梁武帝時人。見梁書王僧孺傳。南史同。

詩菀有九有毛傳。九有。九州也。國語。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注。有域也。意古有與囿通。故有得爲域歟。有從又。從月。月亦聲。毛詩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無逸亦罔或克壽。漢書鄭崇傳。及論衡。引作時亦罔有克壽。說文戈部。或卽域字。域乃重文。昭十七年左氏傳。魴也。以其屬死之。大卜注引作鮒。鮒魴聲之轉。

周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四望五岳。四鎭四瀆。疏曰。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中按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賈說非也。疏又云。山川稱望。故書曰望秩於山川。中按爾雅梁山晉望也。春秋傳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賈說爲略。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非也。吉服五十二章。九章。七章。五章。三章是也。凶服五。齊、斬大小功緦麻是也。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則是七十猶有娶婦之道也。女子十五而笄。有爲人母之道。則女之少於男。將且五十餘歲。藉如已受重於曾祖。而高祖母死。宜何服。

小宗伯若大甸。則率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按太學在郊。此饁獸於郊。正謂射於澤宮耳。遂者。繼事之

辭注云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非甸祝文同

古者醜疇二字音義並同禮在醜夷不雨爾雅釋草釋獸之醜醜卽疇也疇猶類也洪範九疇宋微子世家作九類

伯樂相馬廣韻博字注作博勞伯博樂勞並疊韻

魯昭公在戚而有嘉容齊書蕭穎傳作喜容喜戚對文爲優今作嘉形之訛

犬戎敗幽王於驪山國語謂之戲麗戲語近而轉實一地也王風鄭譜正義誤

攷工記五入爲緅注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記作爵按說文又作纔纔緅爵三字語之轉

左傳昭五年葬鮮者自西門注不以道終曰鮮義無所據爾雅釋詁釋文鮮本或作斯沈云古斯字說文云死澌也曲禮下庶人曰死蓋庶人之死者自西門出葬此當時之制季孫欲以葬庶人者葬叔孫敖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卿正對庶人言尚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檀弓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疾醫注少者曰死老者曰終鮮斯死西語之轉

列子湯問篇越東有輸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張湛注引葬鮮者自西門爲證按鮮析也聲之轉

爾雅釋器繩謂之縮注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非也古者謂直爲縮禮記古者冠縮縫孟子自反而縮是也繩所以爲直故謂之縮

釋邱二成爲敦邱釋文敦敦音丨𠂤然則衞風之至于頓邱頓敦同也今或云堆語之轉

橫字古止作衡字。衡漳。衡門。冠衡縫。連衡皆是也。橫字則與光桄字通。

古臭字止作氣息耳。今臭字古之朽字。

孟子書序者。射也。中謂古序榭通用。詩于邑于謝。潛夫論志氏姓篇。作于邑于序。

洒誥。明大命於妹邦。馬融云。妹邦卽牧養之地。然則妹沫及牧野之牧。本一字也。

棺之前後謂之和。和與桓通。雙植四植俱爲桓。檀弓。桓楹是也。

昭二十八年左氏傳。閻沒。魏獻子屬大夫也。國語注曰。閻沒。閻明。中謂古者沒與昧同。故名沒字明。

韓詩外傳說苑。多引岐有夷之行。則毛亦應如此讀。以彼徂矣爲句。

襄二十六年左氏傳。夫小人之性。忍於勇。此忍讀如比興之興。爾雅釋獸云。獸曰忍。及左傳張皷僨興皆同。

說文。木部植。或從橜。按詩置我鼗鼓。毛傳。置。植也。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

隱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然則隱公宜何服。

襄二十五年傳。崔氏側莊公於北郭。側與廁同。

襄二十五年。晉侯伐齊。齊男女以班。鄭人陳陳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哀元年傳。蔡人男女以辨。蓋古者皋人男女不相雜。今時治獄猶然。班別辨語之轉。皆示以將見俘也。

喪大記鞠荒。鄭注。荒蒙也。按荒本有大義。蒙與龐通。亦得訓大。周官司巫國有大裁。則率巫而造巫恆。恆當作咸。語之轉。史記殷本紀。巫咸之興自此始。韓非說林下。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穀梁傳屢引尸子。尸子爲商君客。見漢書藝文志。故屢信注。穀梁以爲秦孝公同時人。賈用不售。錢少詹事疑售無此字。中按逸周書小開解。正作賈粥不讎。史記高祖紀。所飲家輒讎數倍。賈誼新書。鄒穆公死。沽者不讎其酒。墨子魯訓篇。是猶欲糴糶讎則慍也。讎即今俗售字。鄭語。蠻芋蠻矣。鄭注。職方氏引作閩芋蠻矣。釋文。李云芋。今周禮本無此字。國語則有。然則閩即芋字。語轉而誤。

禹貢之明都。職方之望諸。春秋傳之孟諸。一也。遠遊之於微閭。職方之醫無閭。漢書地理志之無慮。列子之尾閭。一也。

史記高后紀。未敢訟言誅之。吳王濞訟其禁弗與。二訟字。即公字也。古者公訟頌容四音皆近。故每假借用之。

盛世佐解士昏禮。敢請女爲誰氏。以字爲氏。甚精。左傳又有君氏。夫人氏。君夫人氏。夫巳氏。唐誥孟侯。呂氏春秋正名篇。齊湣王周室之孟侯。注。孟長也。大傳所謂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其謬不言自見。呂氏春秋誠廉篇。世爲長侯。長侯猶孟侯也。

列子力命篇。仲父之病革矣。中按疾亟革棘四字。古通義。

說文履石渡水曰砆。按砆瀨古同音。楚詞石瀨兮淺淺。又伍子胥投金瀨。史記南越傳下瀨將軍。徐廣曰一作下厲。

論語見冕者。冕者無無。故行於道路之事。此謂位爲大夫得服元冕者也。故哀十五年左氏傳。衞蒯聵許渾良夫爲大夫。而曰服冕乘軒。僖二十八年傳。乘軒者三百人。猶所謂食肉者。食肉之祿。伐冰之家耳。左氏傳袒服。袒字他無所見。中謂袒與襗通。驛左傳皆作馹。釋名。襗袴也。

昊天曰旦。旦乃神字之誤。

詩周頌。宣哲維人。案宣哲。卽商頌之濬哲。宣濬疊韻。

表記。信近情。又情可信。又以求處情。情實也。論語。則民莫敢不用情。又如得其情。左氏傳。敢匿其情。

周官兼用夏時。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秋官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柞氏冬日至。夏日至。

轉語　成重爾雅釋邱。周官司儀注。譬筆載筆　族叢聲轉。釋木四方柎筏　迎逆　烑烑猶跲跲荀子解蔽篇注。　棄穢甸師注。宜能奴來反。能音。乃仍克能　圭蠲　在戎釋草。華皇釋言。玉藻大夫以元華注。　疆竟釋訓。越竟乃兒。史記趙世家作疆。　翳弋月令。呂氏春秋。　疆竟　跋本曲禮正義引小爾雅。

易繫辭。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虞翻曰。大極大一也。　禮器。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正義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　呂氏春秋。

大樂篇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大一大一出兩儀兩儀出陽陰陽陰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註出生也又萬物所出造於大一化於陰陽注大一道也又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名謂之大一　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正義大一天帝之別名也索隱按春秋合誠圖云紫微大帝室大一之精也　通鑑唐元宗祀大一貴神　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大一方曰天神貴者大一佐曰五帝　莊子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漢書藝文志大一陰陽二十三卷大一二十九卷

郊有燔燎正祭止有特牲熊氏皇氏以爲分牲體用之

成二年左氏傳五伯之霸也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正義曰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按言五伯者此爲最覈

曹褒傳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傳於世

荀子天論篇修身而不貳注貳卽倍也可補日知錄齊得十二秦得百二條

昭元年左氏傳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注忌敬也忌敬語之轉

昭七年。好以大屈。疏引魯連子作大曲之弓。屈曲語之轉。
、、蒙冒昧沒語之轉不毋非無語之轉。何胡假害曷語之轉。
書江漢朝宗於海。鄭注。宗尊也。按宗尊雙聲。左氏傳伯宗穀梁作伯尊。
文十六年公羊傳曹公子喜時。左氏傳作欣時。說文猜從犬示聲讀又若銀。麸從犬來聲。讀又若銀。寅有
夷銀二音。沂旂斯猜皆斤聲。煇軍聲。
講字古音媾見唐韻正講下論語。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修講一韻。徙改一韻。皆
用韻也。
管子霸形篇。今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同穴。禹貢錐指未引此。
昭七年。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恪必降字之誤。與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法正同。
錢先生云。禹顯本同母。故顯字從禹。古字原有同聲之轉。中按戎汝也。常棣二章。戎與務侮是一證。酬音
酌。從囚。是二證。釋詁。遘逢。遇也。遘逢。遇。遘也。皆以聲轉相釋。其證三。左氏傳。晉厲由韓非作蹙融。其證四。
虞夏書。堯典。竄三苗於三危。又分北三苗。皋陶謨。能哲而惠。何遷乎有苗。禹貢。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甫刑。若古有訓。至德明惟。明王若曰。嗟四方至。乃絕厥世。國語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
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對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天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
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

以享。禍菑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世敍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墨子尚同篇中。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兼愛下篇。禹誓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非攻篇下。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民不違。天下乃靜。貿買也。釋言文上云。務侮也。貽遺也。下云賄財也。甲狎也。皆以音釋義。則買之爲貿。聲無疑。說文貝下。貿從貝卯聲。買從网貝而無聲。知與今讀之買又同聲。

桐城胡一士邦幹云。彼苗者葭二章。末句乎虞。亦自爲韻。夏屋二章。末句乎與。亦自爲韻。

李仁父言。或疑孔子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詞之義者。若別而觀之。殆無可疑。故讀書必合其別者。別其合者。一合一別。則其義過半矣。

後漢徐防有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今按諸經之學。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喪禮傳一篇。於春秋則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云子夏仲弓所撰。然則易之

子夏傳雖出依託。要非無所自而然也。

韓非備內篇。鴆毒扤昧之所以用。扤昧、卽曖昧。曖昧、卽暗昧。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元謂士妻亦爲命婦。疏下士一命。夫尊於朝。妻貴於室。

荀子王制篇注云。嗟奈何。按嗟緩讀。卽奈何也。

孔壬。卽甚佞也。僉壬。卽險佞也。釋詁壬任、佞也。而難任人。卽佞人也。

後漢書光武紀下注。逗古住字。

呂氏春秋精諭篇。淄湘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此則味別之說。又遠在許敬宗之前矣。

孔安國論語注。名言名理。必出魏人。正始之際。非西漢人之舊也。

文王世子。貴宮貴室。據注及釋文。貴宮字衍。

爾疋釋言。殷齊中也。殷無盛意。說文。殷作樂之盛。易曰殷薦之上帝。此盛專謂樂耳。殷讀如殷。其雷之殷。

九江孔殷。不得以殷爲盛也。

袍。見玉藻。方言作褎。疑卽褒衣也。俟攷。

淮南修務訓。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此漢人墓祭之證。

玉藻盛氣顚實揚休。休與詡古音通。禮器曰。德發揚詡萬物是也。白虎通德論。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

張而後得牙考工記璧於剡而休於氣鄭注讀爲煦昭二年左氏傳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釋文休虛喻反

襄四年左氏傳不殯於廟注殯不過廟非也士喪禮殯宮皆謂之廟注以爲尊神是也此直殯於下室不在正寢之阼階耳

後漢書梁冀傳跋扈急就章有潘扈隸釋成陽令唐扶碑夷粵拖掘卽布濩之意皆語之轉耳玉篇伴宁下曰詩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卷第三人部）

詩篤公劉何以舟之毛傳舟佩也中謂舟無佩義必是服字傳寫者脫其半耳

僮侗一字也皆昏也

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然則鬼谷子非僞書也

說文竹部篾蔽不見也從竹爰聲釋言篾隱也郭璞注謂隱蔽卽此義惠氏譏之非也人部傻仿佛也詩曰傻而不見

爾疋釋鳥鶡鶉注鴾鶡也昭二十七年傳吳有公子苦鴾卽此字

周禮職方青州其浸沂沭鄭司農云沭或爲洙中謂沭洙音近或是一水俟攷

詩不可襄也又玁狁於襄注並云襄除也釋言文同釋言又云襄駕也注引書懷山襄陵詩兩服上襄毛傳云襄駕也釋詁儴因也詩終日七襄傳襄反也

論語先進篇南容三復白圭中按白圭不辭大傳禮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俱作白圭之玷當是論語轉寫脫之玷二字耳

孔子三朝記爾正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古卽詁也又作故說苑奉使篇詩無通故是也卽郭璞所謂通古今語而可知耳

國語校識

韋昭國語解敍

爲已憭矣憭下缺一字

周語上

懋正其德而厚其性注性、情性也中按性與生通內傳曰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昔我先世后稷先下宋本衍王字

奕世載德注奕、亦前人也亦前宋作奕

事神保民莫不欣喜莫不宋作弗

賓服者享注皆以所貢助祭於廟皆以宋作必以

民之有口也口也宋無也字

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宋作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

震雷出滯。注雷乃發聲。始電。　宋作始震電。

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注用謂田器也。　用猶用是也。注非。

置神乏祀。注置神之神。不耕耤也。　據注則乏仍當作之。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注喪亡也。敗於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此喪南國之師事闕據內傳曰。我諸戎四岳之胄裔。又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則姜氏之戎。卽西戎也。與江漢無涉。注非。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　三年宋作二。

害於政而妨於後嗣。注害政。敗爲政之道也。　據正文以賊爲是。

川源必塞。　下脫原塞國必亡五字。

川源必塞。注國依山川。　上脫地動則泉原塞六字。

今吾聞子積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　據下是謂樂禍。仍當以此本爲正。

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　墨子非攻篇下。天命融。隆大於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東葉衆。以克有厲諸侯於薄。

帥傅氏及祝史注。傅氏貍姓氏。在周爲傅氏。　傅氏其姓貍也。在周爲傅氏五字枝贅。

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　衆濟宋作濟衆誤
爲摯幣瑞節以鎭之注伯執躬圭亦七寸　亦七寸宋作六寸館諸宗廟注館舍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
中按聘禮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然則王之卿士其館於孤卿之廟歟晉侯以宗廟舍之故云尊王命
周語中
王使游孫伯請滑注游孫伯周大夫　周大夫下宋有伯爵也三字衍
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注唐尚書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伐鄭鄭祝聃射王中肩豈得爲功桓當爲惠傳曰鄭有平惠之勳昭謂鄭世有功而桓王不賞又奪其政聃雖射王非莊公意又詩敍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明桓王之非也下富辰又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明各異人不爲誤也　中按若如唐說桓作惠則莊當作隱隱平子頹之亂莊不與惠相當然韋說是也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　王何異之有言王本無異於人特此服物采章以爲等威耳注非
而縮取備物以鎭撫百姓注縮引也　引宋作弘
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注言將放辟於荒裔　辟下宋空一字於上有旅字並誤
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注謂諸夏之國爲蠻夷之行王於是致武以伐之　蠻夷戎翟之

驕逸不虞。內傳。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倉葛語意亦猶此。注非。

左右免胄而下。兵車參乘。御在中央。故左右下也。胄。盔也。免。脫也。脫胄而下。敬天王也。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者。跳躍而上車也。左右免胄而下下。宋有拜字。注在超乘者三百乘下云。左車左也。右車右也。言免胄。則不解甲而拜矣。超乘。跳躍上車。無威儀。所以敗也。

夫戎狄冒沒輕儳。注。冒、抵觸也。沒、入也。中按冒沒即冒昧。語之轉。

其時儆曰。注。時儆。時所以儆告其民也。中按時儆。夏令之篇名。

膳宰致餐。餐、宋作飧。

東門之位不若叔孫。注。東門大夫叔孫卿也。前注叔孫宣子。東門子家云。二子魯大夫。此注云東門大夫叔孫卿也。自相違誤。

周語下

其在有虞。有宗山伯夔。注。有虞。舜也。當云有虞舜有天下之號。

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注。氏日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呂之爲言膂也。按說文。呂。即今膂字。象形。

近在夏后之世。宋無近字。

上下儀之。儀、宋作議。

器無彤鏤儉也　彤乃彫之誤。賈誼書禮容語正作雕。

今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注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　中按廢輕而作重謂廢舊錢之輕更作新錢之重者而布之民素所蓄積皆歸無用是以失其資而匱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注此四者氣佚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說子朝寵賓孟也轉易過慝嬖子配適將殺大臣也　中按此汎言不和之害耳不當舉後事以實之禮曰毋測未至

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　宋無今字

古之神瞽注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而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　中按神瞽謂其生而知音律之原若伶倫是也注牽引瞽宗非

六間應鍾注百嘉具備　嘉宋作器

魯語上

乃出而爵之注爵爵爲大夫　凡有位於朝皆爵也不必其爲大夫

幕能帥顓頊者也注幕舜之後虞思也　中按內傳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幕爲瞽瞍幾世祖不得云舜後鄭語注誤同

里革曰君之過也至爲焉　里革之言爲君言之可也若臣其何以訓晉語所載宋人殺昭公趙宣子之

言。可謂義形於色矣。內傳。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齊語注蒲坂之野　蒲坂。當作蒲姑。

晉語一

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注。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　且君知臣之從也。二句。君、哀侯也。言哀侯知共子之從已而拒武公。不知其事武公于曲沃。時哀侯已死故也。內傳。子家子對叔孫婼曰。羈也。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語正同。注非。

吾豈知紂之善不哉　善不。當乙之無疑。

晉語四

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注。敬仲。夷吾字也　中按敬仲。謚也。後篇曰。季曰。齊桓親舉管敬子。注。敬子。管仲之謚是也。大夫之謚子。與伯仲叔季一耳。公孫敖之子文伯。魯語作孟文子。它似此者多。

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已姓　此青陽已姓。後青陽姬姓。二子不應同名。必有一誤。

晉語八

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不遷下當有闕文。

晉語九

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注。范姓。祁名也。　中按祁姓也。婦人稱姓。帝堯祁姓。范氏所出。

鄭語

北有衞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注。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　中按此燕。謂南燕也。黃帝之後。姞姓。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者也。　中按成樂物生。當依注作成物樂生。

楚語上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注。彤謂丹楹。彤鏤。疑彫鏤之誤。韋氏亦從爲之辭。已見周語。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　按文當作諸夏不服。

吾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注。老。老恃楚國也。　中按老。家臣之長。大夫通得稱之。春秋傳曰。其老豈敢棄其國。禮曰。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上大夫擯者曰。寡君之老。

楚語下

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注。日祭於祖考。　天子日祭。於禮不詳。竊意祭不欲數。必無日祭於祖考之禮。玉藻曰。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此其禮與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此又一日祭之禮。與諸侯共之。

吳語

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常宋作裳。

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注言欲戰以決之。不勝則服事君。若勝則爲盟主。言好則盟。惡則戰斗。恐喝之辭。注非。

越語上

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注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也。本有五千人。今將致死。則勇氣自倍。故曰萬人事君。謂與君戰。措詞之道則然。注非。

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注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孰爲利乎。與其寧其者。兩事相衡擇。利而從之之辭。注非。

寡人禮先壹飯矣。注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壹飯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禮先壹飯。言昔嘗有恩於越。而會稽之事也。言壹飯者。措詞之道則然。注非。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

伊會一撰
苑綰輯錄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

先生筆記之書多矣。自漢氏以前。六經皆有述。朱子以後。凡文數萬。指數千。亦皆有述。蓋其詳哉。然文多高出。難與初學言之。擊瑢讀筆記。至於四書。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章矣。硃墨並用。中晚攸分。其規橅指趣。總之不離朱子者近是。日嘗聞諸先生曰。四書無非發明六經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於是仍其卷次。并將傳指著於篇。作四書筆記序。乾隆十有五年春三月丁巳。門人王擊瑢識。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一

清 苑 綰輯鉞

大學

大學章句序。謂曰使將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劃然分清。乃是程朱見道之明。高出漢唐諸儒。上接孔孟處。

王學皆曰。性須兼理氣二者始備。程朱見得明。學者要信之篤。乃可與適道。開章揭此意深哉。

序大學從小學說來。原原本本。皆自古聖人教人以復性之事。其法備於三代之隆。而廢於周之衰。孔子傳之。及門曾氏獨得其宗。於此知大學之源頭。於此見小學之切要。而讀者不察。可哀也夫。王氏清曰。先生督學江蘇。拳拳以小學立教。蓋本之躬行心得。而欲覺世使共寤也。

孟子沒後。至於程子。乃教學顯晦存亡一大關。故言之痛切。聲響振天。

朱子曰。人須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此朱子原本四書之次序也。不可不知。

陳幾亭曰。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彙之。六十四大象發卦意。元者切之。愚謂大學一書。約六經之旨。而以貫之。非但述尚書而發周易也。大學衍義所引經語甚明。人苟有志於學。則當循其次第。求爲有體有用之大儒。

章句謂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則知不如此。便是小人之學。清夜自思。於心甘乎。自不容不及時振奮。以全

其性分之當然。李二曲關中布衣耳。毅然以道自任。爲大人者。豈可辜負上天生我之意。

大學三綱領。百世不能出其範圍。孟子道性善。明德之義也。張子西銘。親民之義也。周子太極圖說。止至善之義也。

刁文孝曰。聖經一章。言知凡四見。一曰知止。是從劈頭入手處說。一曰知所先後。是從循序漸進處說。一曰致知。是從竭力用功處說。一曰知至。是從全體了悟處說。窮其源。只有一箇格物。溯其流。自誠意以至平天下。皆一知所貫徹也。此處正須著眼。

今人於一家便分彼此。未嘗敢望明明德於一鄉一國。況欲明明德於天下乎。古人以天下爲一家。聯億兆爲一身。爲學有此大志願。是以能成大功業。後世如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雖與德性用事者不同。抑亦能見其大矣。

格物與博物不同。博物者騖外逐末。則雖記誦萬卷而益喪志。格物者探本窮源。隨在體認天理。而自近道。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品有貴賤。身無異同。身有賢愚。脩無異同。脩身爲本。如負荷然。兩頭許多物。都從中間擔起。故曰本。

身何以脩。祛妄而已矣。九思以脩其內。務除妄念。九容以脩其外。務制妄動。其殆無不脩乎。

日省所爲。爲人乎。則利心也。急遏之。爲己乎。則善心也。急充之。此善利關頭。正人品聖狂所由分。世道治

亂所由判也。朱子或問以日省二字結聖經通篇之義。有志大學者。須要念念不忘。切磋琢磨。是止至善工夫章句合言之。先切琢。後磋磨。生熟之不同也。或問分言之。先切磋。後琢磨。精粗之不同也。條理者。至善之端緒。有始有終。所以止也。

聖經以本末終始相提並論。章末則云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又云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未嘗及終始。蓋大人之學。始終無他。只是務本知止知此而已。能得得此而已。雖至聽訟之難決。亦不必規規於末務。其他更何慮哉。傳者卽此示人。以知本之要。深切著明。學者可以深信無疑。知所從事矣。

刁文孝曰。凡錄先儒之言。是者取之。非者舍之。此其必然者也。朱子或問於程子格物十六條言之是者。既一一取而表章之。於門人之言之非者。又一一取而論辨之。何其不憚煩乎。竊意表章其是。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求其是。論辨其非。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去其非。其喫緊爲人之意。可謂深且切矣。吾儒其可不盡心乎。

朱子於格致傳。全用程子之言。餘不盡主舊文。平天下章全用舊文。不主程子之言。安所容心哉。惟其是而已。或問言此甚詳。讀大學者所當知也。

大學言格物乃學聖第一義。後儒不得其指歸。紛若聚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務博則陷於支離。徑約則流於狂妄。皆未嘗潛心體驗。以覈其實耳。虞書曰惟精。論語曰博文。明善之義。子思傳之孟子。是先聖後聖皆言格物也。孟子而後千四百年。茫然不知格物爲何事。雖有著述。而律以聖人之學。則概乎未

有聞也。至程朱出。始以周易窮理二字釋之。以夫子之言。發明夫子之言。故確不可易。夫復何疑。俗儒記誦詞章之陋。易足以語此。姚江憚其繁重。直以爲善去惡四字了卻此案。聰明之士樂其誕易。從風而靡。當時惟羅整菴明辨其非。高忠憲繼其後。至刁文孝而其說益暢。以產於北地。故未若陸稼書之聲名洋溢耳。

心。卽理也。故格物者格心。性。卽理也。故格物者格性。天。卽理也。故格物者格天。心也、性也、天也。分言之則三物。合言之則渾然一物也。推之上下古今。莫非此物。莫非此理也。故格物者。一以貫之。

禪家最怕人說箇理字。朱子或問於程子之意一篇。言理最詳。正爲學禪者下藥也。在程子析言之。各自爲理。而實則同歸一理。在朱子統言之。共爲一理。而實則貫徹衆理。理之一字。於是無餘蘊矣。刁文孝輯入斯文正統中。謂與大學中庸兩序。皆孔子繫易辭後所僅見。細玩之信然。

程子言學。莫先於致知。至於久而後有覺。覺進知字一層。所謂知至也。後世學者。或以舉業。或以詞章。不復知心性爲何物。終其身冥然罔覺矣。

誠意傳重言必愼其獨。是君子爭關奪隘工夫。小人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每讀章句至此。如臨深淵。

欺是自欺。慊是自慊。自欺只在毫釐。自慊卻須滿足。誠意工夫。全要認得兩個自字明白。則愼獨自不容已。此處立不住根基。便成無所不至之小人。吁可畏哉。

尹和靖初看大學有所得舉以告伊川伊川曰如何和靖但誦心廣體胖而已此是善讀大學者今人自幼讀大學亦有所得耶心廣體胖之意反身可以其喻也

誠意以好惡見實際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脩身則所以磨稜合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不外好惡兩端而其施之家者尤難中節蓋刑威不能加專用公正之身明以處之稍有偏私最易敗露傳者歷指病痛曲盡人情前五辟字病其不公也後四知字病其不明也不明故不公總之皆身不脩也身不脩而欲齊家使各脩其身此必不得之數也反言結明有家者能無惕然

家之齊也必自齊其妻始父母不順兄弟不和子孫不肖奴僕不共費用不節皆起于此能齊其妻而家有不齊者寡矣家人卦辭止繫以利女貞意深哉

教家教國都從孝弟慈做起渾言之曰仁曰讓推本言之則曰恕一門之內固要恕一國之外也要恕恕只是仁讓仁讓只是孝弟慈引詩又爲孝弟慈的徵應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傳釋治國而言天下釋齊家而言身可見道理原自合一不是零星去做

或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竊謂昭烈戒子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得其意矣

恕根於心而施於身是其所存主處故曰藏藏於心術之微使人不言而信故曰喻喻者喻其所藏也藏於己者不可問喻於人者自不可知反言以決之合下便當猛省

桃夭三詩亦有序。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朱子以此示人。匪徒欲學者嗟歎咏歌優游厭飫而已。直教以躬行實踐矣。

平天下者。平其好惡而已矣。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庶政安有不平者乎。民心安有不平者乎。平天下莫大乎用人。而置相其先務也。萬不可求之於他技。但得休休有容。好賢若渴之一个臣。衆正彙征。自足造宗社無疆之福。若以他技置相。則妨賢病國之人得以乘間而進矣。釀成禍患。悔亦何及。觀唐明皇及德宗之事。則信傳論非迂。

秦誓所言兩樣人。先儒謂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林甫不待言矣。若房公者。朱子嘗以村宰相目之。果其人與刁文孝深有意乎。諸葛武侯淡泊甯靜。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庶乎李吉甫、盧懷慎。雖在具臣之列。而讓善薦賢。不愧休容之度。呂夷簡、張浚。雖在名卿之列。而修怨妒功。不免媚嫉之譏。此又尙論者不可不知也。三代而下。如范文正公之推賢進能。規模甚大。惜參政日淺。未得行其志耳。

李二曲云。見賢而不能舉。蓋未見而浮慕其名高。既見而心厭其不阿。往往目爲迂闊。不復省錄。如漢武之於董子申公。宋甯理之於考亭西山。始則溫綸招致。隨卽棄置散地。其所眷注不衰者。公孫宏、桑宏羊、韓侂胄、史彌遠。逢迎容悅之臣而已。好尙如此。致治奚由。然則後世每咎儒術之迂疎寡效。其亦弗

平天下章內。初言得衆失衆。以人之得失言也。再言善不善。以身之得失言已切矣。三言忠信驕泰。則從心之得失言之。故曰語益加切。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讀之懍然。

朱子謂平天下之義博。故傳言之詳。其實不過好惡義利兩端而已。愚按兩端仍是一意。民之所好者義也。所惡者專其利也。聚斂之臣不可有。務財用之小人不可使。而用人之道亦於是乎在。後世只此一事。最難與民同之。於此不能絜矩。其他則又何說。故章內反覆推論。言此最悉。而終以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重言丁甯。是非利害。較然明白。嗚呼。察於此而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亦可以見利思義矣。

困學錄云。章句於十傳內提出五六兩章爲急務。眞得大學源頭。厥功匪小。蓋學者不能明善。身何以誠。率意妄行。禪學之所以悖道也。不能誠身所明。何用博觀泛濫。俗學之所以亂眞也。每見世之學者。止此兩途。大可慨歎。朱子所爲喫緊示人。以格物爲明善之要。救禪學空寂一流。以誠意爲誠身之本。救俗學泛濫一流。二者交修。實落下手。離夢得覺。變鬼爲人。方不負孔子作經之意。方不負曾子立傳之心。方不使二帝三王之道斬焉中絕。一片接引來學深衷。至今猶可於此二語想見之也。愚謂此說眞得章句源頭。有功朱子亦匪小。讀大學者。不可不知當務之急。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二

論語上

鹿忠節云論語開卷這一個學字是學個甚麼孔子原有正經註腳則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爲頭腦以家國天下爲著落以誠意爲把柄誠意只是愼獨曰說曰樂曰不慍此何等滋味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有內省不疚之功怎得這樣眞切這樣超脫豈是口耳記誦摸得著此章是孔子自寫生面全重時習蓋本心難昧未嘗不知脩持只轉念易乘學而易厭時習則工夫無間本體流行深造自得欲罷不能說可知已愚按鹿忠節以大學之道解學字與朱註之以中庸爲解其理一也而直截透切令人當下猛省有功聖學不淺

尹侍講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朱子以爲切要之言誠莫切於此語矣余每尋味不忘觀學而次章卽記有子之言可知大指人自習焉不察耳

嘗聞諸懿齋孫夫子論三省章之旨當提起忠信作大主腦而從最易不忘不信者曰省其身習者習此而已方見得曾子務本守約得聖學之眞傳處蓋忠信好學聖人爲誨之實功全在乎此顏子而外惟曾氏之傳最眞故子思孟子一脈不差尹氏謝氏所見略同集註引此二條其意自明

君子自修之道以忠信爲主而先言重威者朱子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而分明有形象處把提

扶翼起來。然則學者身體力行。不可以威儀爲末也。

父之道。非父之惡也。游氏之說自妥。

戊辰六月。崑山試院旭升樓上與楊黃在劉畊南講禮之用章。宜遵註。就人之行禮言方合必乃語氣非復禮之本。然句於白文亦字。始得明白。

朱子云。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便是離卻禮了。按此惟離卻禮了。故曰不以禮節之。有道能由人之所共由。故欲由道者。必就而正之。

唐馬周云。犬馬之養。己無所施。是謂犬馬亦能養人也。不知朱子何以止存犬馬待人而養之一說。

黃勉齋云。問孝四章。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之大義盡矣。

孔門教人。莫重於仁孝。其答問孝問仁者。各有不同。皆是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藥各中病。非如後世之教。自立宗旨。以待來學。所謂不問病症而施藥者。藥雖良。無益而又害之者多矣。王玉清曰。先生每於問孝問仁處。攢零合整。爲教者學者提唱分明。卽朱子編輯小學微意也。

以學問擴充其氣質。自可到不器地位。然君子不器。而其使人也則器之。若人人望其不器。恐天下多棄材矣。此君子身分儘高。

說亦好守禮者心知其意當不爲俗論所奪

聖人欲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而文獻不足故雖能言之因無證據不敢著之於書難以垂之於後末二句有無限感慨無限殷情或疑文獻不足孔子何以知而能言曰聖人天縱聰明或搜諸斷簡殘編之內或訪諸先民野老之遺卽周禮亦可以考究二代之典章故子之能言實亦費過多少蒐羅之功以無徵而不能著述能無慨歎

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王者立始祖廟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爲主以祀之配以始祖而不及羣廟之主諸侯無此大祭魯之禘所以爲失禮也

不知也有二義一則以或人不足知此而辭之一則以魯國不當有此而諱之惟是帝王大典何等關係若含糊放過又非聖人秉禮立教之意故既曰不知與或人相忘於無言又曰知其說云云把帝王治天下道理一語括盡又以天下二字見有國者不得與不說之說深於說矣此爲聖人之言

關雎之詩樂疑於淫哀疑於傷以其樂之盛而哀之深也夫子稱其樂所當樂而不失其正哀所當哀而不害於和亦顯微闡幽之意蓋三百篇皆欲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關雎首篇尤所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後人以無邪之思讀之者也其辭正其音正則其性情之正可識矣玩之審之識其性情以自養其性情讀關雎者可以哀可以樂矣

管仲器小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規模卑

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

夫子論管仲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管仲惜爾

以器言樂則已粗以理言樂則已精子語魯太師以音言乃介乎精粗之間者

范氏曰瞽矇司聽所知者音也故語之如此然因聲以求其義則樂亦可知矣聖人守其義而闡其文究其始而要其終故其本末皆不廢也

木鐸兩說註併存之一本明堂位振木鐸之意一本書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之意輔氏謂前說意實而味長不知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饒氏謂兩意皆在其中看來後說爲長蓋封人默識當年之氣運深知夫子之道德造化篤生必非無意振聾發聵萬世爲功封人一眼覷破雖知足知聖者亦不過如此所以爲賢也淺說寬敬哀在心內都就好一邊說見之於外則有過與不及而得失分矣若無其心則根源都不是了更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以字最重

好惡絕大關係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著力俱在於此夫子慨想仁者成能其旨深矣程子得其公正一言體用皆備

集註明明以無私心貼仁者以當理貼能好能惡不得輕看無私心反致自文集註俱不分明也蓋克己之至方可稱無私心格物功深乃可以克己俗說側重當理則是誠正之後始講格物矣全無體認

鹿忠節云。富貴貧賤。是身世大關頭。超凡入聖。全在此處。靠著一點良心。抵住兩般俗念。然說個不去仁是無時可去的。蓋富貴貧賤。非一往而不再來之物。則我之欲惡。非一滅而不再生。是情終身攪擾無時無處。非其所乘。我一有鬆懈。抵隙而入。從前功行。盡成灰矣。故君子於仁。是終食無違的。即造次顚沛。一針不錯。高忠憲曰。名便是仁。總是實心。不是外面妝得門面的。仁便是名。總是實事。不是裏面弄得虛頭的。只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二語。把千古以來不好名而不脩行。與好名而不根心的都破盡了。愚按二公所見略同。是以成仁遂志。學者於此要緊關頭看破。脚根先跕定。乃可以言存養。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不虛生也。簡明切實。道盡此章大旨。較之集註所引。人不可以不知道。皆實理也之意。更見發明。

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眞有得乎此理。朱子所謂豁然貫通者也。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爲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長生不死。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深省。讀四書通至此。而無立志者。不可以爲人。必如曾子之唯。始可謂之聞道。吾儒勉之哉。王玉清曰。先生臨終拳拳於人心道心之辨。是謂聞道。是謂夕死。嗚呼可矣。

夫子所謂一。不是只說一箇心。是說這箇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末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便上下四旁一齊穿透。何所不貫。曾子所以拈出一箇忠恕者。蓋其平日三省。如爲人謀不忠。不忠便不一了。省其不忠。即省其不一也。與朋友交不信。

不信便不一了。省其不信。卽省其不一也。不習亦然。精察力行。其心已到至一處。彼夫子一點。當下便貫了。忠恕只是這忠恕。但悟前喚做忠恕。是下學人事。悟後便是一貫。是上達天德。若非平日實做忠恕。如何當下唯的一貫。悟處全在而已矣三字。平日還認夫子有甚高妙。到此方知別無餘法。此惟高忠憲說得直截。不覺豁然貫通。

集註夫子之一理渾然至無待於推矣數語。是將夫子之道高起說。以還聖人身分。然後落下一層。就忠恕說。則借以著明之意。方見明白如此。則夫子之道句。當斷一斷。大旨謂夫子固自成一道也。夫子亦非別有一道也。卽是學者本盡己之忠。以發爲推己之恕者。在夫子不過無待於盡。而自無不盡。無待於推。而自無不推而已矣。學者日從事於勉然之一貫。顧不知夫子爲自然之忠恕乎。

眞西山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誠是自然的忠恕。忠恕是著力的誠。

夫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未曉。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卽是誠。

集註借字。最易看作比方譬喻。則將忠恕一貫。判然分爲兩事。與程子下學上達之義大相遠了。蓋忠恕與一貫。本是一串事。所謂借者。是舉下梢易曉之名目。以著上面自然之精蘊也。界限固要看得清楚分明。道理尤要見得親切融洽。方合曾子之意。

忠恕是下學。一貫是上達。程子過來人。作到頭語。故爾融會親切。

喻義喻利。乃就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陸子所志所習。是喻以前事。程子篤好。是喻以後事。張南軒以

有所爲而爲無所爲而爲分義利最透蓋無所爲者乃天理之宜也有所爲者皆人情之欲也

子貢未至於不器不可便謂子賤卽是不器之君子但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耳朱子謂二子晚年所就固未知其孰優但卽夫子所稱觀之一則言德一則言才子賤有求益之意子貢有自負之意

蔡氏謂愛之理心之德六字訓仁之義爲甚切全體不息四字盡仁之道爲甚大只此十字之約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博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統會於其中矣愚按曾子宏毅一章方是參透全體而不息之義歸功於先覺是道學眞本領

曾點與開俱已見大意點見得高超工夫有疎略處開見得縝密有向進之意自信而後應世便有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

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必無私而事亦未必當理也何以得爲仁乎全體不息當理無私朱子之言仁內外體用徹始徹終之義備矣

令尹子文章集註云上章後篇之仁不可知乃日月之至未能全體而不息者也三仁夷齊之事乃忠清之至當理而無私心者也上章後篇三仁夷齊所謂彼也子文文子所謂此也因彼識此因此識彼交盡其義而仁可識矣

清者之量。仍是從清處看出。蓋伯夷叔齊之清。乃是聖之清。清到至極。則於善惡之際。一毫不假借。自一毫不牽混。若念舊惡。是於人之善惡前後界限牽混而不分明矣。豈所謂聖之清者乎。此說雖微。與註異。然較直透。而於理無礙。

十室章大旨。自是勉人好學。以全其生質。須知忠信方可言生質之美。忠信之質。方可以學聖。忠信美質。乃實是十室中所必有者。惟不知好學以保守擴充其忠信。是以鄉人多而聖人少也。夫子以身示教。並非謙詞。一部論語。俱是勉人主忠信而好學。顏子而外。惟曾氏獨得其傳耳。千古學脈。見於此章。愚年近五十。始深信不疑。願學者深思而反求之也。（王玉清曰。千古學脈。滴滴歸源。是先生生平得力處。故言之親切。）

程子謂顏子微有差失。即張子所謂慊也。韓子不貳過論。謂生於其心。則爲過矣。更不萌作。即所謂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

集註於好學上又加一眞字。蓋自孔顏而後。學者不知好學爲何事。而但以記誦文辭當之。失其眞也。何啻千里。故學在約情。好在克己。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至焉。庶乎學顏子之學。而眞能好之。於以至乎聖人之道不難矣。

顏子所好何學。論詳近思錄集註。所用僅三分之二。且微有異同。如覺者約其情。而曰學者知所養。而曰知所往。末段數語。直以記誦文詞一語括之。非伊川不能爲此文。非安定不能識此文。非晦翁不能約略此文而註之好學章也。吾聞諸刁文孝云。

顏子亦可謂久而無間斷。但未能渾然耳。所謂守之也。非化之也。若云間斷於三月之後。則非特不可言化。亦不可以言守矣。豈所以爲顏子哉。

顏子之仁。只在內不在外。只爲主不爲賓。若日月至。則仁與欲。相爲內外。迭爲賓主也。學者辨此。則當自其內以絕外。尊其主以謝客。使心意勉之又勉。強力不懈。循之又循。持守不遷。則庶幾於欲罷不能之顏子矣。過此以往。從容中道。又豈特三月不違云爾哉。

仁者不憂。即其樂也。顏子不違仁。所以不改其樂也。人人可以求仁。則人人各有其樂。但不能實從事於博約之學。無怪乎尋樂而愈不樂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玩註。俱似側重在下二句。以勉人切問近思循序漸進之意。但既曰中人以上。亦不盡是上知一等。則語上亦不是一樣語法。如告顏淵仲弓等之問仁。何嘗不是各就其所及而語之。然皆屬理之精者。故統而言之曰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語以事之粗者。各就所及。自不待言。

中人以下之質。只可就其所及而語之。則其言易入。若果能切問近思。自當日進於上而不終於下矣。夫子原以不學爲下。未聞以資鈍爲下。不可語上。總是引人之心欲學者循序自勉爾。

博文約禮。俗講多以知行分貼。殊欠體認。不知文乃當然之理。散見於倫常事物者也。於凡所當知當行之理。無不求得。是爲博學。當其博學時。並非騖廣。亦不好高。一味反求諸身。以敬心常爲主宰。而不敢稍溢於規矩之外。雖功夫喫力未至於自然之一貫。然亦可信其不背於道矣。如此看。方於約之之義

有著落。

先博後約。固有次序。隨博隨約。乃見切實。朱子以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則隨博隨約之義甚明。卽以知行分貼。亦是隨知隨行。與足無目不見。目無足不行之說相合。（王玉清曰。丁卯春。先生以約之以禮月課江蘇八郡三州。積卷浩繁。陋心頗少。每嘆學侶不知反求諸身。竟使約之之字。苦無下落。又安得一樸實頭。因文見道。隨博隨約。下切實工夫者。讀此兩條。益往復於懷矣。）

志於道。不但知之。而卽行之矣。故集註於據德解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學者得而常守。則終始惟一。隨得隨守。則日新不已。

易、書、禮、多言行。四書多言守。中庸言守言執。似卽是行。未分先後。然不能守其所擇所知。則此心遺忘間斷。如何能行。似乎守在行前。又程子好學論曰。行之果。則守之固。朱子解據於德亦云。行道有得於心。而守之不失。似乎守在行後。大抵守貫前後。人有擇之知之而未之能行之時。必無擇善知及而可以不守之時。

學者於喪側未飽。哭則不歌。識聖人之情性。觀聖人之氣象。能反求諸身以自驗其情性氣象。乃可以學道。而知所從事矣。（王罕皆曰。善學聖人。在反求諸身。切要之言。進乎謝氏矣。）

夫子之道。原自高深。但其高深者。仍不越尋常日用之間。而從容中道耳。諸弟子不能隨時隨事精察力行。只見從學多年。再不可幾及。疑夫子或有所隱。不以要法教人。不知聖人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

除卻夫子一身外。別無精深之理。作別無昭示之方。所謂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子本無不與二三子。或不見爲與。則以爲隱也。固宜蒙引謂學者地位若淺。則聖人雖不隱。學者固自隱矣。

亡而爲有三者。似慨有恆之難見。乃註云。申言有恆之義者。蓋知三者之不能有恆。則知反是之能有恆也。入德之門。深切著明。誠莫過于此矣。學聖人者勉之。

集註解知之次也。以爲未能實知其理。殊有可疑。諸家多謂生知爲實知。難道學知便非實知乎。存疑則云。卽之者。所知無一之不實。此方是求那知處。故次之。按此亦非愚意所安。然可備一說。癸卯二月記。

語錄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按自誠明者。實知其理者也。夫子謙言求明而未至於誠。故集註云。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癸亥四月記。○徐範茲曰。癸亥夏。面承指示實知其理之義。彼時猶未釋然。今得讀此。始覺渙然以解。○王玉清曰。先生自癸卯至癸亥。凡二十年。始解得實知其理四字。足徵好學深思。百倍尋常。擊瑣敢不勉諸。

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身心性情。作止語默。無時無處。而不悔過遷善。是乃平時之所以爲禱。不待疾病而後然也。聖人之言。至爲切實。勿徒作拒子路之詞觀。

泰伯之不從不取。卽扣馬之心。所以全君臣之義也。而當事極難處之際。又泯其迹。以全父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其忠。亦無得而稱其孝。讓德之至。何以復加。玩註甚明。紛紛聚訟。可以息喙。

禮兼內外而言。則立亦當兼言內外。故輔氏曰。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或謂肌膚之會。會處卽指心言。註引禮運成語。故不另分內外亦通。至或問以肌膚二句俱屬內。而以鄉

國朝廟屬外。似朱子未定之論。

學以學爲人也。以後覺之人效先覺之人。希賢希聖希天。勤勤勉勉。其功常如有所不及。亦既就將匪懈矣。而其心猶恐失之。蓋惕厲之衷益振其敏皇之力。好學者不當如是耶。註曰。警乃警策之意。不警則不覺。學者勉之。

夫子一面言克商之才。卽一面及事殷之德。稱周之服事爲至德。隱然見周之變伐。德猶未至。故曰其旨微矣。

夫子是生民以來第一個人。顏子是善學夫子第一個人。高堅前後無可下手。幸得顏子提出博文約禮這個法門。乃萬世教學不易之規矩也。說本梁溪。卻從程註得來。

郝京山曰。約禮只是主敬。蓋以敬履事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就世間綱常倫物上著脚。故由禮入。朱子云。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最爲明劃。

到無可用力時。功夫更細。正要從循循善誘涵養。此爲善學孔子。

顏子喟然之歎首節。照集註。乃是深知夫子之道。而歎其高妙也。照圈外胡氏。則謂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或問小註亦云初是捉摸不著。看來二說可以參用。蓋夫子之道。原自高妙。非顏子固不能深知。但顏子雖是氣稟高明。合下便知聖道之高妙。而彼時尙未肯實從下學中求。及遵夫子博文約禮之教。而後知道雖高妙。下手總不外此二事。遂專於此處用力。而不能自已。至於所見益親。則所養益難。大

段著力不得正是孔顏兩下分合處常人固不得而識也或問以爲自敍其學之本末而嘆其未能遽至聖人之地耳語亦分明王戌夏五記

聖賢至理原只在人倫日用庸德庸行上講求愈平愈細愈近愈難常人最易忽略處正聖心彌加惕厲處讀出則事公卿章不可但作謙詞看王罕皆曰善學聖人者必自庸行之謹細加體驗

食不語寢不言見聖心之純一而養生亦在其中

鄉黨一篇節節藏一時字至末結穴卻不與明言只就夫子歎山雉之時點出分明是夫子自道須會得大易艮象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乃見聖人全體或但以沈幾遠害爲言便小覷了時字任說得高深元妙只是黃老家言與聖人分上無涉故須精熟鄉黨全篇觸處無非德盛禮恭從容中道時字方見得眞道得實吾友罕皆嘗論及此服其老學日新時用自勉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三

論語下

當孔子之時。人指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可知俗論自古難憑。淺見者囿于見聞。莫知其非。有識者心知其非。亦難獨立。只爲野人之譏。抵當不住。看得人重。看得吾輕。不能洗淨俗腸。所以同流合汙。孔子從先進冒野人之譏。而不顧自有吾在。便是力振頹風的標準。吾儒讀聖賢書、志在返樸還淳。萬不可爲俗論所惑。

季路問事鬼神。問死。似不切矣。朱子以爲切問。夫子答以未能未知。似不告矣。程子以爲乃所以深告之。聖賢之默契如此。學者識得此意。思過半矣。程子本繫辭之言而約之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翊註又本程子之言而廣之曰。一晝一夜。其吾人一時之小生死乎。一生一死。其吾人一生之大晝夜乎。一而二。二而一。朱子問謂氣則二。理則一。然氣可言二。亦可言一。如人鬼亦一氣之感通。生死亦一氣之聚散是也。（王玉清曰。孫徵君謂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然能盡其生之道。則氣雖散而生理不散。此古來聖賢豪傑所以不朽也。學者識得生死關頭。纔能成道。）

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之不善。至於聚斂。范氏三言盡之矣。刁文孝申之曰。心術不明。不能格物以致其知也。不能反求諸身。不能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也。以仕爲急。道德之心不勝其功名之心也。則又探其本矣。愚謂冉求之藝。惟其不知內重外輕之道。遂至失其所施。而才反爲累。學者所當深戒也。

曾點之學。已於性分各足之理。素位自得之樂。見到至極之處。特行有不掩耳。所謂看得到。說得到。只是做得未到也。能見大意。則其言動之際。智次之間。氣象自是不同。夫子以此深許。門人所以詳記。集註特爲揭出。開示來學之意至矣。可不潛心體玩耶。

三子所言。自是實事。但由日前言之。曾哲之志卻實。三子之志猶虛。與曾哲所以實三子。恐其流爲無體之用也。由異日言之。三子之志屬實。曾哲之志則虛。許三子所以實曾哲。恐其淪於無用之體也。全要見得聖人點化四子處。

子路若達。卻便是這氣象。程子此言殊有深味。蓋達於禮。則純是德性用事。而才氣渾然無迹。安上全下。舉而措之。豈非堯舜氣象。

以視聽言之。邪色姦聲自外至者。似不可使以爲己之私。妄視妄聽處。才是己私。註總解非禮。尙須分曉。（庚申八月記。後以此語言於張兼山兼山對曰。聲色雖自外至。非己所當視聽之聲色。謂爲己之私。不亦可乎。余疑遂釋。益信問辨之功。不可少也。甲子正月記。○王罕皆曰。五年而疑釋。足見問之審。思之永。辨之明。）

質直似就外面說。註云。內主忠信者。但凡人言動不朴實的便是心病。故質直皆心所爲也。

和靖之學。乃眞能務實者。故於樊遲問仁章。發明問學之意。最親切。如此教人。後學猶不知問辨爲何事。良可嘆也。（王玉清曰。讀至後學猶不知問辨爲何事。愧汗霑衣。爲之心悸。）

蘧君待子而爲政。以正名爲先。千古疑團。胡氏之說。豈不詞嚴義正。但夫子何以爲政輒用之耳。輒用孔

子而子先廢輒以立郢且告諸天王請於方伯以廢輒立郢於情可乎於勢能乎翊註本劉氏張氏之說而大發其義乃知窮理正心之學此脈不絕於後儒也

耕於有莘耕於南陽古人之躬稼無非學禮學義學信之地以粗鄙近利之樊遲而請學不已則視修禮以耕陳義以種之學固判然兩途矣志何陋也故夫子斥之此爲學所當辨於心術之微者也

諸子問仁而答之各異者因其資之所稟而發也樊遲問仁而答之各異者因其學之所至而發也能言者不難於專對故言不辱君命以見有爲之材有爲不止於使事此乃特舉一端亦是對子貢而言耳

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見稱止於宗族鄉黨而已則本雖立而所行未必能事事不苟其材之不足亦可見矣故爲其次

子貢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謂瑰異奇特可以悚動一時之耳目也夫子教之以近裏著己故程子曰皆篤實自得之事

謹者不放肆厚者不刻薄天下所稱好人世俗所喜而夫子不取爲其苟安而無卓越之志浮沈而無貞固之節未能振拔而有爲也夫子所取狂狷乃世俗所共惡者註中特將謹厚之人點醒乃朱子衛道苦心有志者審之

朱子論管仲及王魏之功罪進於程子矣刁文孝謂管仲輔糾不可謂無罪王魏先有罪罪在事建成而

不在事太宗也。則又進於朱子矣。足見格物之學。不爲苟同。一說王魏之事建成。高祖命之也。更可以出脫王魏。惜未聞有諍諫建成之事耳。朱子所謂先有罪者。或卽指此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註云。過者欲有餘之辭。有餘是餘於言。如說七分而行十分之意。不然。雖聖人亦不能於本分外少加毫末。豈可謂有餘乎。

記曰。毋不敬。繼之曰。安民哉。卽是修己以敬。安人安百姓之指。書曰欽明。詩曰聰敬。蓋敬則心常虛靜。虛則生明。靜亦生明也。

子貢多學而識。原非做錯工夫。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歸宿。夫子呼其名而曰女曰予。使之親切體認。是循循善誘處。千載以下。如聞其聲。各宜親切體認。庶乎得之。

子張問行。意在得行於外。求諸身以外也。夫子欲其反求諸身。言者身之文。行者身之表。忠信所以進其身之德。篤敬所以愼其身之德也。固是務外者對症之藥。卽是凡爲學者爲己之實功。認定言行是吾身之樞機。忠信篤敬是合內外徹始終通上下之實學。卽是致知處。學問思辨。都是向此中討消息耳。

莫因程註引博學二語。遂疑此章缺致知一層。必須另外補出也。

程子謂近裏著己。乃爲學要訣。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此致知之近裏著己也。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此力行之近裏著己也。質美者合下看得透。便做得到。翊註所謂上焉者。卽知以爲行也。其次則必守得定。才

道地得力于程朱者深矣。

夫子與顏淵言。廣大精微。俱到盡頭處。爲仁則克己復禮。決之一日。歸以天下爲邦。則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世儒依文訓義。究難心知其意。當時想亦領略不來。是以傳述寥寥。不然語之不惰。終日不違。與言多矣。論語何記之寡也。其幸而存者。可不盡心與。

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此百王不易之治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此百王不易之心法也。治法治天下。心法治一心。皆所謂大法也。欲法立而能守。必自治心始。鄭聲淫。佞人殆。夫子獨申其義。意深哉。克復致嚴四勿。與此可以參看。

翊註云。或以獨行滋多口。或以大義旨不違。衆雖惡之。所當鑒諒於形迹之外者也。或違道以干時譽。或矯情以博名高。衆雖好之。所當推測於心術之微者也。衆之所惡。亦有當惡。則察其所以得罪於清議者安在。衆之所好。亦有當好。則察其所以允符於輿情者安在。斯不至隨聲附和也。患不知人者其詳之。

知及仁守。是明德事。莊涖動禮。是新民事。要皆以至善爲止也。翊註說得明白。

諒則不正之固也。君子豈其然。

高忠憲曰。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卻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鬬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

孟子言持志。戒卽是持志也。此亦范氏志氣之說。而言理益精。學者所當銘諸心也。

刁文孝曰。天下何思。爲妄思者言也。以思無益。爲徒思者言也。君子有九思。其思曰睿睿作聖之思乎。身與物接。莫先於視聽。故居九思之首。書所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是也。非禮勿視聽。乃思明思聰之實功也。

程子謂九思各專其一。卽是主一之義。主一者敬也。敬爲九思之一。各專其一。則九思皆主乎敬。此主敬之學。君子所爲成始而成終也。無時而不自省察。愼獨也。愼獨、卽所以存心也。思而後得。以人道合天道。故曰思誠。

知至而后意誠。故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註補出眞知二字。使知之不眞。則見之不確。而欲好惡之誠難矣。

求志達道。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早死。故夫子云然。註中於顏子無抑揚少貶之詞。翊註所論甚確。

朱子云。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了。程子之說。自非聖人本意。只要著眼唯字。以見可移者多。則習之當愼益見矣。

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亦不是浮慕其名。但徒好去。則所行未免有任心之失耳。好學亦不是徒博。乃研窮其當然之理。亦不是各因所好。始去各有所學。只是一箇學理。到極明處。則凡美德之在我

者。隨其所好。自無不出之。恰好恰好自無蔽矣。

程子言盜賊至爲不道。亦有禮樂。是謂天下無一物可以少此序和之實意者。知禮樂之有本。不得專恃其末也。首二語甚明。學者要須識得序和之實意。而反求禮樂之本耳。

侯氏曰。予欲無言。與無隱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無非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

三年之喪。迄於今不廢。大禮。萬世不易。未必非宰我之問啓之也。蒙引以註用尹氏說爲非。仍是狃於圈內圈外之見耳。但尹註強字頗晦。若作諱字。則語意更明。朱子錄其說。取其近於忠厚。亦功罪不相掩之意也。本翊註。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是勉人及四十以前。早用風雷益之功以成其德也。君子之學。與年俱進。息尚存。不容少懈。又是老而不倦之意。不可不知。見惡更下於無聞。有惡更甚於無善也。須作見惡於正人君子看方合。若是流俗所惡。何足爲憑。（王玉清曰。未四十者。不可不勉。已四十者。不可不懼）

語錄。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徒。一齊割斷。高舉遠引。這卻不難。觀此。則微子去之。爲仁可想。

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爲而爲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

仁則忠與義俱不足以名之。以其非徒慷慨激烈自表見而已者。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夏蓋謂與其虧大就小。則甯小有出入。下句正鞭緊上句。甚言不可不務大也。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緊對上文。謂游謂我。爲有末無本。將謂我有傳有倦乎。不知君子之道。有傳并無倦也。道字不宜徑將心字替說。與下道字判成兩樣。朱子自謂少時疑此章是說無本末無大小。後在同安作簿時。忽從明道君子教人有序數語悟出。卻是有本末大小。愚因此細玩白文。忽從門人小子四字悟出教人有序來。亦一快事。蓋子夏所言。聖人在對門人小子言之也。觀內註末句甚明。

（徐範茲曰。朱子從明道教人有序悟出本末大小。先生從白文門人小子悟出教人有序。眞是一脈相傳。開示後學不淺。）

朱止泉謂子夏始卒之言。原以始有本末。卒有本末。朱子始卒之解。亦以始有本末。卒有本末。如近小遠大之謂。非謂始是末卒是本也。自此旨不明。講家多以始末卒本先末後本爲朱子教不躐等之說。不知朱子原無此說。朱子有云。洒掃應對也是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這裏理會。將去蓋言洒掃應對須謹獨。精義入神亦在謹獨。發明程子理無大小。只在謹獨之旨最盡。斷不可以末先本後疑朱子也。按此答王爾緝復義五條之一。向來看此章多隔壁。讀止泉語。方覺渙然。丁卯冬日記。

和靖謂知命知禮知言。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某常三復其語。輒爲悚然。（王玉清曰。少讀老不知。眞侮聖言者。先生三復

悚然。所以執禮俟命。別白黑而定一尊。毅然不惑也。竊謂先生之篤行與和靖同道。而規模宏遠矣。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四

孟子上

韓子初間。每以孟子與荀揚並稱。後來因文見道。如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一段。識論已確不可易。高出諸儒之上矣。

朱子論孟精義序云。論語示人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大指。類多體驗擴充之功。提要鉤元。讀者詳之。程子謂學者全要識時。乃是時中之時。非時務之時也。

孔子作春秋。特書納大鼎于太廟。齊人來歸衛俘。暨召陵之敗莒。牟夷之來奔。皆悼世之後義而先利也。拔本塞源。乃是聖道眞傳。曾子以此爲十傳之終。一則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再則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孟子以此爲七篇之始。一則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再則曰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反復丁甯。救世之意。至爲深切。可不重以爲戒乎。

存疑云。自王曰何以利吾國至國危矣。是自利推到有害處。自萬乘之國至不奪不饜。皆是說國危之事。不曰家危身危而曰國危。可見言利之害。上實受之。

齊宣王問是心何以王。而孟子乃曰有復於王云云。何也。蓋此心之合於王者。全在用恩。然恩及於民較易。恩及於物較難。今王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則是不用恩也。故先分疏個難易。逼出不用恩來。使知

有此心而不王者。由於不用恩。則知此心之合於王者。在於用恩矣。用恩卽是爲下老吾老節。正是用恩處。亦正是爲處。

有不忍之心而善推所爲。則由親親而仁民。制恆產復恆心。功加於百姓。而恩及於禽獸。此王天下之大道也。區區霸業。何足道哉。齊桓晉文章。大旨如是。

朱子謂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按此粹然儒者之言。所謂放之則彌而斂之則密者。學者不能深察而實體之。亦烏知其絜靜精微之蘊。親切正大之旨哉。（王玉清曰。深察。致知也。實體。存心也。先生讀註反求諸身。全是中庸工夫。）

刁文孝曰。孟子一生學術。得力在不動心三字。而心之所以不動者。自知言養氣來。知言養氣。又自集義來。義唯直則集。孟子所謂直。卽孔門所謂縮。一脈淵源。有自來也。其舍顏閔異尹夷。直以孔子自期待者。程子所謂莫說道將一等讓與別人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也。總之不動心勇也。知言智也。養氣仁也。三德合而卿相之位。霸王之業。不足道矣。愚謂讀孟子。必於此大綱節目處潛心玩味。方能實有所得。

李二曲謂孟子願學孔子。此孟子之所以爲孟子。吾人日讀孔孟之書。而不能以孔孟爲法。買櫝還珠。眞是自棄。來瞿塘讀書之初。卽書願學孔子四字於壁。俗儒讀書一生。言及學孔。輒逡巡畏縮而不敢當。上愧孟子。下慚瞿塘。悠悠歲月。此何人哉。程子謂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願共勉旃。

不忍人章。發明性善之旨。親切著明。無義不舉。有功聖道。良不在禹下。

孟子謂人無四端。非人也。吾儕試反己自察。每日應事接物。於此四者有耶無耶。有則是人。無則非人。人而非人。謂之何哉。念及於此。凜然寒心。

子路身分儘高。故孟子舉來與舜禹並列。孟喜聞己過。卽是樂於受善。以從人之善處。但分量有大小耳。朱子總註。所以統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也。孟子而後。惟周子程子見得此義甚透。故章句並入二子之語。（王玉清曰。孟子而後。周程見得透。朱子而後。先生信得眞。）

聖如大禹。一聞善言則拜。後世何以聞善言而不肯下拜。曰。只是不爲善。故不能服善。吾日以此省克。不敢自暴自棄也。

李二曲曰。不受百鎰。不受萬鍾。非其義一毫不以假借。如孟子者。始可謂財上分明。名節者。衞道之藩籬。辭受者。立身之大節。學者談仁義。服道德。必須有此操守。然後學爲眞學。品爲眞品。

人性皆善。堯舜可爲。滕文公之事。其明效也。喪禮久廢。舉世莫行。天性疑於淹沒矣。自世子一聞孟子之言。而欣然有得。則性中之善端。於此具見。而當局者一事之堯舜何可誣也。父兄百官合力沮撓。天性

又幾於淹沒矣。自世子再聞孟子之言。而斷然力行。於是疑者信。怒者喜。則性中之善端。又於此具見。而旁觀者一念之堯舜何可誣也。上章方託空言。此章遂見實事。孟子豈欺我哉。刁文孝云然。余亦曰是誠在我。顧力行何如耳。

世子問喪。孟子開口便稱善。善其所問者。舉世所不能問者也。送死大事。人子藉是以稍伸烏鳥之私。蓋天性有不容已者。非假諸外來也。孝子一生。罔不以禮爲歸。所自盡者盡此耳。可見親喪徇不得流俗。於此不能自盡。其他更無可說。

學不識其大。不可以爲通儒。於喪禮經界兩章見之。天德王道備於其中。熟讀而精思。自能心知其意。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也。

夏后氏水土初平。地未甚闢。故一夫授田五十畝。至殷漸闢。故增至七十。至周大闢、故增至百畝。此說固是。但世代遷。則生齒漸繁。戶口日增。安知人遂不浮於地也。故朱子嘗疑之。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澮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代代增加。則田間許多疆理。俱令更改。恐無是理。大抵孟子之言。雖推本三代之遺制。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所能知哉。

貢。猶今之計畝收租。助。猶今之就田分稻。

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二曲云。逸居而不學。則近於禽獸。讀此而不猛省。便難引到人路上來。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志在則然。得志與民由之。不私此志於天下也。不得志獨

行其道，不負此志於天下也。富貴非吾之幸，斯民之幸也。使我徒爲富貴中人，不亦鄙乎。何淫焉。貧賤非吾之不幸，斯民之不幸也。我自有不貧不賤者在。何移焉。人以勢爲威，我以理爲威。人以暴爲武，我以仁爲武。勝負固不侔矣。何屈焉。昔人云。此節是大丈夫贊。亦是孟子自贊。信哉。吾人必有大志，乃不負爲丈夫。否則丈夫而妾婦，豈不有愧鬚眉。

李二曲云。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而講明之。使知之者衆。行之者廣。既有裨於當時。正人一脈。繩繩不斷。又有裨於後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事功孰大於此。若以此爲迂。則其所不迂者可知。愚謂孟子所以開示彭更者至矣。後世俗人。猶襲其緒餘。爲儒詬病。亦弗思耳。

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爲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爲此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愚謂孟子好辯之心。惟朱子知之眞。信之篤。言之懇惻。不啻三致意焉。所以上承道統之傳。而爲功於萬世也。集註謂非知道之君子。孰無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宜乎鄉人夢夢。猶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自陷於邪詖之徒。亂賊之黨而不覺也。余讀孟子三十餘年。牽於科舉之學。未能眞知。四十以後。專用力於朱子之書。十有四年。始見得聖人救世立法之意。深切著明。亦豈敢避好辯之小嫌。而緘默不言哉。王玉清曰。先生接引後學。終日誨言不倦。反復辨難。不啻垂涕泣而道之。惟恐人之陷於不知也。督學課試通省次題。我亦欲正人心。是可以見先生拔本塞源。干城大道之志矣。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五

孟子下

孟子言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仁政云何。曰禮是也。上有好而下共學。則天下無爲而治。反是則亂。下無學。卽不知學禮也。賊民興。喪無日。可不懼哉。

恪君心之上。便有正己一層。蓋大人惟能正己。故能正君心之不正。而國無不正矣。仁義乃是正之實。集註大人之德。卽在正己。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句雖未明言心字。但心亦屬形氣。惟人得形氣之正。其心之虛靈。獨能察識擴充。以全其性而無虧。此則所以異於禽獸者耳。此之不存。則無以踐形而流於禽獸矣。是以君子於衆人蚩蚩之中。此心常惺惺乾乾。有以全其所受之正。而踐形惟肖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心也。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不苟也。常懍幾希。故有終身之憂。不校橫逆。故無一朝之患。泛言行事。故以義與仁對。此就待人言之。故以禮與仁對。

君子以古今第一流自期待。則非如舜不可。舜也者。古今遭橫逆之第一人也。而彼能烝烝乂之。然則天下豈有不可化之橫逆哉。三自反者。不患天下有不仁無禮之人。惟憂一人有非仁非禮之心。去其非仁非禮之心。而心存矣。心存而君子斯有以異於人矣。讀翊註。覺得此心怡然。

天下有有道無道之時。而吾之道必不可無。何也。隨地而在。達也可。窮也可。舍己救人也可。避人修己也可。要歸諸時中而已矣。否則出乎禹稷。入乎楊朱。出乎顏子。入乎墨翟。可不愼與。讀翊註。見得善道大義。

以堯推三子。刁文孝謂是孟子創論。然其意則在借三子之偏。形容孔子之全也。如樂然。三子各備一音。以奏饗。而孔子則太和元音也。如射然。三子各擅一技以命中。而孔子則中鵠神技也。程傳云。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明於中正二字。則知孔子與三子之分矣。

位卑無行道之責。言行道卽是罪。立本朝便當行道。道不行卽可恥。玩道不行。非必我無道可行。卽有所沮抑而不得行。亦可恥。

立朝非竊祿之官。難道抱關擊柝。便可竊祿乎。一轉便覺竊字有病。須知職易稱者。但盡其職。卽不爲竊祿矣。與立朝行道者自不同。

士居人國。論分則氓也。論德則賢也。君而氓之。既不敢上比於君。又何敢混同於臣。君而賢之。則不特有養賢之禮。尤當有舉賢之道。能養則不必周。能舉則又不徒養。故論不託諸侯之義。終引唐虞以示則。孟子言至大至剛浩氣足以爲道義之配。常清常定。夜氣足以驗仁義之存。皆前人所未發。但牛山章之旨。乃是申明性善情善。欲人用主敬集義之功。勿梏亡於旦晝所爲耳。非要人在夜氣上做工夫也。眞西山夜氣箴。方是發明夜氣之緊要。當致戒謹功夫於人所易忽處。

存疑謂牛山章是存養之功熊掌章是取舍之分愚讀至此而論語富與貴章之義益明矣

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兩有字卽下文人皆有之之本心也義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後人於此節多極口辯駁雖墨守章句者亦不能無疑於蓋能如是至有所發明一段惟恐其涉於輕學問而單講求放心耳不知居敬乃可窮理存心方可致知於理何礙但此處語氣卻不如此故有解作學問求放心之效者欲杜異說而反將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發明曲盡之指晦而不明亦大非朱子教人服膺勿失之本意矣壬戌十月記

此節集註向來猶看不清今閱本義匯參又細玩註意始知固非一端句乃是提出學問二句說以對針寂守之學欲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者隨用然其道三字轉合求放心順接蓋能如是以下則俱是對針口耳俗學以見學問之道莫切於求吾心之仁耳不如此看則孟子此章本旨無歸宿處而程子朱子親切指示學者之本意亦不明矣戊辰二月記○王玉清曰昔朱子與舉侶書每勸令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先生與生徒常言學問之道莫切於求吾心之仁是學問有歸宿處

一己之長雖長有限天下之善其善無窮此是相臣第一義好善優於天下當與大學所引秦誓參看

富貴而淫貧賤而移威武而屈非道非義之天下千駟而顧視皆立乎巖牆之下者也桎梏之類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註言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婆心苦口指示親切無過於此爲人君而知恥則必爲堯舜矣爲人臣而知恥則必爲禹皐矣爲人子而知恥則

必爲武周矣。爲人師而知恥。則必爲孔孟矣。爲人弟而知恥。則必爲顏曾矣。故曰進於聖賢。庸人不肯進於聖賢。而又不甘入於禽獸。難矣哉。願學者之勿失其恥心也。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身爲士人。乃以凡民自棄。而不以豪傑自期。豈不愧死。大概學者不能奮興。皆因有待之念自惧。必痛掃此心。乃能自立也。

目視欿然。只是猶夫平日。沈氏之說。頗見體認。若知有韓魏之家而欿然。則有意薄之。與有意豔之。究竟亦是一流人耳。何過人之有。

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是指點語。言外便見人當保守擴充。以無失其良心。蓋知其有不學之能。乃可學以擴其能矣。知其有不慮之知。乃可慮以通其知矣。庶不爲後世講良知家借口。

天下無不知愛親敬兄之人。而仁人義士。不概見於天下者。惟大人之仁育義正。獨不失其赤子之心而衆人之親親敬長。總未全其知能之量耳。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兩無字極重。註以能反是心解之。是時時提醒。件件截斷工夫。有橫說者。逐事逐念之克治。即擴字意也。有豎說者。一事一念之力制。即充字意也。如此而已矣。見全了本來心體。便無餘事。孟子示人懇惻如此。蒙引言之甚詳。吾人各有本心。奈何自有而自失之。

嘗聞之西林云。謂之事君。人固不可以言臣矣。著眼尤在事是君三字。蓋君之才質性情各有不同。而部夫則事一樣君。便有一樣容悅之法。其巧無盡。其訣難傳。所以可惡。余謂此解較諸舊說獨得。小人之

情狀

孟子曰尙志。志卽士之事也。遯卦之上九曰。高尙其事。象曰。志可則也。亦可見志事之合一矣。

居仁體立。由義用行。體用兼全。無少虧欠。在田之大人。無以異於在天之大人也。

桃應問答。是就各人所處天理精微極致上說。未論到事。爲委曲處。蒙引就把作事看。故有紛紛之疑。便不是。就用心上極論精微道理。亦非桃應所問之意了。蓋爲臣執法。爲子愛親。各盡其道而不相悖。各行其是而無所顧。分說便明。合看便差。（王罕皆曰。分說便明。天理之極。人倫之至也。合說便差。計較論量之私也。爲臣爲子。各宜猛省。直向前去。）

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朱子言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又云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爲權制。今人爲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註謂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是喫緊爲人語。最宜深思。

以道殉身。以身殉道。總見至死相從。須臾不離。是道便不可殉人。殉人便不可以言道。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大旨言仁。乃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合仁之理於人身而言。卽所謂道也。是仁非外。而道不遠。則求仁而體道者。非人之責乎。紛紛重仁重道。殊覺偏屬。但此於註然字一轉微不合。若如註當云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本非外也。然必合仁於人身言之。乃所謂率性之道也。否則言仁而不合於人。雖謂理本自具。亦終是虛懸。豈率性之謂哉。此則歸重下句。以責在人身。俱俟考證。

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尙不免逢人之慍怒。況今能絕衆口之謗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言不能明德而專講新民。是本亂而末自治也。有是理乎。故凡有治人之責者。不可不知大學之道。

耳目口鼻四肢之所欲同然。原是性。君子不謂性。安命所以定性。仁義禮智。天道之所稟不同。原是命。君子不謂命。盡性所以立命。此爲性命合一之學。

或問小註。性也指氣質而言。有命卻合理與氣而言。按貧賤不能如其願。此以氣言也。則理不待言。富貴不得違其則。此以理言也。若論氣。則無不可得。

命也。專指氣而言。有性卻指理言。存疑命依小註。兼所稟所遇說方盡。大註不及。蓋就其重者言耳。仇滄柱云。變化氣稟。善全遭遇。是不謂命。實功。

命也。側重薄而濁一邊。蓋孟子專爲愚不肖者言之。若聖且賢者。雖所稟之已厚。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則推之而義無不通矣。

吳因之曰。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不爲。便說盡了。恐人不知。所以達。故有次節云云。又恐人不知。所以充。故有三四節云云。總不出首節之旨。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一節。是實上文。非又進一層也。張彥陵曰。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惟達故充。然不充。亦不可謂之達。按上節仁也。義也。有謂以體言。而此節以用言者。然曰能充

此心則是本體無虧而後用之不盡言用而體何嘗不在其中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己與天爲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爲一己未與天爲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孟子言推恩本於不忍王道之原也言養心始於寡欲聖學之要也外不忍而言治是霸道而非王道外寡欲而言學是俗學而非聖學

胡雲峯曰論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敍其見聞之眞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見知言禹皐不言稷契者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皐陶曰謨蓋可見也況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敍天秩皐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又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誥中矣又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按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爲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同堂之際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爲難也王竿曰此是讀書大關頭是爲學大眼界

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所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也

朱子於孟子篇終繫以伊川之言明是以明道先生接孟子之後其不及濂溪者意必有在觀其序大學

中庸。直謂程子接孟氏之傳。續千載之緒。其意可見矣。蓋大學中庸。乃孔氏繼開道統之眞傳。表而章之。始於程氏。厥功偉哉。王玉清曰。直以表章大學中庸爲程子接孟氏之傳處。眞得心傳要訣。朱子所謂百世下必將有心會而神得之者。徵先生其孰與歸。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卷六

中庸

中庸章句序。溯道統所自來。詳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之旨。以明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不外一中。見中庸之理無以復加。列聖相承。至於子思。去聖遠而異端起。憂道統之失傳。乃作中庸傳之孟氏。其後惟程子兄弟能得其心。惜未有成書。朱子作章句及或問。自任道統之意。即見於自謙之中。歷觀前儒之說。所以發明中庸大旨者。未有如程子所言之約而盡者也。脩道第一關。在於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顧諟天之明命的工夫。君子固無所不愼矣。而有所加愼者。尤在於獨。獨則隱矣。而實莫見乎隱。獨則微矣。而實莫顯乎微。使於此獨知之地而不愼。勢必至其知之地而離道愈遠矣。故君子遏人欲於將萌。喫緊在此。吾人有志於道。不可不察也。君子所以戒懼愼獨。而不敢須臾離道者。誠以吾心之性情。即斯道之體用。本有其不可離者也。從喜怒哀樂揭出中和二字。便覺實實有可持循。

推本於天。是中庸大主腦。反求諸身。是中庸大關鍵。總註揭要君子素位章末指點分明。君子即下文能明能行。合知仁勇而兼之之聖者也。民鮮能之。惟聖者能之。故曰君子中庸。至小人之反中庸。則民鮮能中之。最甚者耳。

未發曰中。已發曰時中。故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

中庸之鮮能。亦鮮能明行耳。交互而言之者。正見知行並重。知行相須。知行合一之理也。末節提醒人處。言愈淺而旨愈深矣。（王罕皆曰。約而盡。）

李二曲謂聲色貨利毀譽得失之念不除。皆自納於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辟者也。溺於文詞知見。繳繞錮蔽。心光不得透露。其爲罟擭陷阱尤甚。吾黨戒之。

朱子答廖子晦書。謂能擇能守。正顏子博文約禮工夫。蓋隨擇隨守。卽是隨博隨約也。足正後世俗儒泛言格致之謬。

中庸易而難。或問引程子克己最難之說。以爲其旨深矣。蓋克去己私渾無意。必方到得中庸恰好處。分明是照下章註。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之意。此爲起君子之強。

丁卯秋。余按試白下。有同官問無私心與當理孰難。曰無私心難。同官某反復力辨當理難於無私心。若細玩中庸不可能章句。及或問與惟仁者能好人。幷令尹子文各章集註。當悟其失。（王罕皆曰。無私心難。是隔壁人語。觀夫子告顏淵。首在克己。豈不是無私心難。此集註章句之所以苦爲分明也。以口舌爭。妄矣。）

第十一章以上。言知、言仁、言勇。總只完得君子中庸一語而已。故朱子謂君子中庸以下十章爲一節。是說中庸。

聖人不知不能。舉全體而言。全體猶言全量。非體用之體也。侯氏註自明。

鳶飛魚躍一節可與子在川上章參看彼是無時不然意此是無物不有意然程子謂子思喫緊爲人處則無時不然意卽在其中所以要勿忘勿助而不可須臾離也王玉清曰與子在川上章參看說本陳氏而勘斷分明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湯潛菴曰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何處得個空閑容我疎放然卻隨處自有個恰好的道理一切將迎期必總用不著所以工夫正在勿忘勿助之間陳榕門曰容不得疎放此謂勿忘著不得期必此謂勿助箇中消息須讓與箇中人領取近指云不可須臾離者道也豈有遠人者哉卽子臣弟友之人而道在是矣爲之而子不子弟不弟臣不臣友不友是遠人以爲道也豈可以爲道

以人治人者於子也如其子之道而止於臣也如其臣之道而止弟友亦然

忠恕二字從以人治人落出而勿施於人則其能事也不願於子之道卽勿施於子不願於臣之道卽勿施於臣弟友亦然

己與人皆人也以己之心度人仍是以人之心度人也豈有遠人以爲道之事

四個所求四個未能眞見得日用倫常實有難盡處初不在遠聰明才知到此庸德庸言上一毫用不著兩個不敢全是一段戒懼精神斂藏不露既不流於隱怪又不廢於半塗彼爲道而遠人者正未觀於慥慥之君子也王玉清曰合出則事公卿章筆記參看纔見得聖人有此三不敢纔見得先生知此三不敢參看服膺處卽心心相印處

玩胡不二字語氣是對遠人爲道者而言道無有餘不足故曰中庸有餘不足皆病也人惟遠人以求道無這一點不敢之心所以不是溢於道外卽是歉於道中於言行上便自照顧不來一生張羅毫無實

詣。如君子之全副精神。都用在庸德庸言之中。時時斂藏。處處周到。亦何嘗不有篤實含章之美乎。

引文孝謂費隱章歸本到夫婦上。道不遠人章便指出子臣弟友來。道不在五倫外也。道不遠人是綱。子臣弟友是目。忠恕是柄。言行是樞機。終日無逆施事。終日無滿願時。一味敦篤朴實做去。道在君子。誠不遠哉。愚謂天下事須是篤實人做去。若炫耀揮霍。便非斯道中人。楊方來曰。先生終身得力處在此。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失字。正對上文得字。不可略過。

反求諸身。則有得無失。君子之所以無入而不自得者。正在乎此。上文意思。都歸結到此節上。示學者下手處也。學者非不曉得素位一條路。儘自受用。只是不能反身責己。一到得失場中。便忙亂了。子思引反求之說以結素位之意。其旨深矣。孟子言發而不中。反求諸己。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及三自反等語。皆本於此。乃千古聖學之眞脈也。王玉清曰。先生讀書。拈出千古學脈者二。一則於十室章發其凡。一則於素位章提其要。深思反求。願與承學之士共勉之。

誠爲一篇之樞紐。從鬼神章發端。最是中庸示人深切處。

善繼善述者。時中之謂。張子所謂窮神知化是也。應天順人之舉動。克協於時中。無忝於厥考。雖志與事不必強同。而實無不可相通之處。斯爲繼述之善。斯爲達孝。若如文王當武王之時。亦必爲牧野之舉等語。則與至德之論難通矣。

左昭右穆。死者之序也。羣昭羣穆。生者之序也。

踐其位五句。皆從武周善則歸親之心而形容之。以總括上兩節。而贊其事親之至孝。惟達故至也。繼述

之善於斯信矣。

郊社之禮一節。又從達孝之意而推廣言之。不言后土者。匪但省文。卽易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意。又程傳云。以主宰言之。謂之帝。則地在主宰之中。不得與之並言矣。翊註能發先儒所未發。

達孝章。由庸行而推極於治國。問政章。因論政而歸本於脩身。皆是一意相承。見夫子告君之道。卽舜文武周之道也。篇內頭緒雖多。只一脩身盡之。脩身道理雖多。只一誠盡之。自人存至知天。言治人之政在脩身也。天下之達道五。至三近。言脩身之道也。知斯三者以下。言脩身之道通於天下國家九經。只是三件。三件只是一件。大臣羣臣。自尊賢推之也。庶民百工遠人諸侯。自親親推之也。尊賢親親。又都是脩身之事。故一則曰行之者一。再則曰行之者一。誠之大旨已該。凡事以下又詳言誠之當豫。以見人道之可以合天。而人存之不難舉政耳。

章句既以道爲天下之達道。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如此。則仁便是三達德之一。知勇不過始終成就此仁而已。脩道以仁。卽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之意。此仁字周流於五達道之中。是指已發者。而未發者在其中。與仁者人也之仁同。以愛之理言也。脩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下文親親爲大。言仁心之發於親親爲尤切也。

或生而知之一節。言以達德行達道者。其知之行之。雖因氣稟而有異。而全其德性。則知之所知。仁之所行。勇之所造。於道無不同歸。故曰達也。

朱子以其分以其等而言兩段誠曲盡矣。刁文孝謂生知安行是一個人。此自然之知仁。以不息爲勇也。學知利行是一個人。此顯然之知仁。以不惰爲勇也。困知勉行是一箇人。此憤悱之知仁。以不挫爲勇也。不知不可以爲行。不行不可以爲知。不合三者之德。不可以爲知行。如此看。則亦不必各有所屬矣。生安學利困勉三樣人。雖是平說。本意卻在困勉者之可以進於生安學利也。三近節又爲困勉者開一實在入手法門。務使哀公可學而至耳。

爲政在人。有君不可以無臣。故又從在下位者遞說到誠身上去。在下如此。在上可知。

在下位節已明誠之當先立而立誠之事。大概見於明善誠身之兩言矣。誠者天之道也。以下又言誠之始終源流。以明身之所以當誠之故。而並詳立誠之事也。上兩段虛論其理。下兩段實指其人。天之道。就人身中指出本然之理。不可泛言於穆流行。忘卻身字。

項氏云。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是明辨乃從玩索後自己剖析一番。不主與人辨說。

問政章以上。總是言道之費也。故自君子之道以下八章爲一節。朱子謂是說費隱。

總註謂章內語誠始詳者。於鬼神章發其端。而於此始言其詳也。自誠明以下。則承天道人道之意而言誠益詳矣。天道人道。莫之能外。入德成德。皆視乎此。故曰樞紐。

朱子謂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愚按不如照章

句。以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反覆推明天道人道之意。頭緒更清。蓋哀公章是終第十二章費隱之意。若大德小德至仲尼章始見。且亦從天道中分言之耳。不必又另生一節也。

曲能有誠者。言曲雖誠之偏端。而既能致之。則已漸充其全體。而無虧其本體矣。故曰有誠。有誠則無不誠矣。

妖或爲祥。祥或爲妖。吉或藏凶。凶或藏吉。偶得亦失。偶失亦得。能於倚伏相反處看出善不善來。纔是至誠之前知。

至誠之道。前知如神。說得元妙。故誠者自成章。便向平實一邊說。開口歸到身上來。漸次推到物上去。功德雖是及物。功力只是由己。以仁爲知。時措咸宜。則其知不必前矣。刁文孝謂此子思立言之意。不可不審也。

誠者自成章。以誠爲主。蓋以誠自成。即爲自道。故首節以下。言誠不言道。言自成不言自道。章句補明正欲人了然也。

物之終始。章句雖以實理言。卻兼實心在內。蓋此物字。已該下句物字在中也。蒙引凡兼人物言者。則兼實理與實心。凡專就人言者。則只言實心。而實理在其中。按此則言實理。而實心亦該。章句非漏也。

誠者自成。是本體自具底。惟自成。所以當自道也。次節章句所云自成。與末節本文自成。是工夫成就底。惟自道乃完得自成也。誠之。即自道工夫。

語類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僞。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各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知。如應變曲當皆是。

章句既得於己。是補節首誠者二字意。言惟仁知皆性所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故誠者既得仁知於己。則成己而成物。自時措咸宜也。而謂自成。非卽所以成物乎。

至誠無息。乃承上章成物而推言之。所以開首便用故字。又從平實處說出元妙來。末以純亦不已結住。通章見聖人與天地。其理一。其歸同也。

大哉聖人之道。修凝在君子。通章又向平實處說中庸下手工夫。全在於此。乃爲學之切要。莫作文字看過。

朱子語錄。德性卽是義理之性。又云尊德性功夫。卻不在紙上。在人自做。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未是。上面一層。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又云上一截是渾淪處。下一截是詳密處。道體之渾淪處。直是難守。詳密處又難窮究。故五句相因又相須。愚按後儒於此節功夫。才有偏重之意。便有偏廢之處。子思早見及此。故言之詳切而語無軒輊也。（王罕皆曰。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腳。教人多在虛靜一路上走。豈可謂尊德性。朱子以講學窮理爲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爲先於尊德性。實未嘗缺略也。自吳草廬爲調停朱陸之說。得陸清獻講義始定。讀此益信。）

語錄。董銖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如何是致知之屬。曰。行

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按此足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

明哲保身。非苟且全軀之謂也。全在能辨死之重輕。以保身之久暫。死有輕於鴻毛。不妨斂身避難。保其身以有待。苟事關綱常。一死重於泰山。若比干之剖心。文天祥之國亡與亡。正所以保其千古不磨之身。乃明哲之大者。揚雄馮道。祇緣錯認苟全爲保身。偷生一時。貽譏千古。綱目特書莽大夫揚雄死。通鑑於馮道口誅筆伐。爲戒無窮。反身錄言之痛切。爲君子者。不可不審也。

刁文孝曰。肫肫淵淵浩浩。天德也。若倚聰明睿知。如何領會得。故又加一固字。固者。盡其實。不務其名。棲神於穆。合氣於漠。直與無聲無臭之天載相爲流通。方可以達天德。方可以言眞知也。

知遠知風知微三知字。卽知所先後之知。非知至之知。知所謹。謂謹於近自微也。兼下謹獨戒懼。

愼獨必求無惡於志。方是眞學問。心事光明。自然不愧衾影。若求無惡於人。則於形迹上檢點。將流爲鄉愿之諧俗。非君子爲己之心也。

篤恭。乃不思不勉不可測度之謂。其實未嘗不見於言動之間。天下平。亦實理實事。不可看得依稀影響。無聲無臭。卽天命之性。而未發之中也。始以天命。終以天載。明吾學之本天也。至聖曰配天。至誠曰達天。造到天處。乃是至處。所謂以至德凝至道者也。成德則極不顯之妙。入德則唯不見是圖耳。中庸以希天望人。通篇要旨。教人闇修而已。王玉清曰。造到天處。乃是至處。始終以希天望人。是聖學歸宿。通篇先生之默契道德者深矣。學者讀畢記而以三隅反。其殆庶幾乎。

六藝論

鄭玄著
陳鱣輯

本館據涉聞梓舊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六藝論序

鄭氏六藝論一卷。隋唐志載其目。五季以來。鄭學自毛詩三禮外。盡已散佚。宋王伯厚集周易注。後人踵而行之。鄭氏之書漸次收合。惟六藝論未見輯本。因廣爲蒐討。錄成一編。案徐彥公羊傳疏曰。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予謂不然。觀其詩論云。注詩宗毛爲主。又春秋孝經論。竝云元又爲之注。則作于注書之後可知也。孔穎達稱六藝論有方叔機注。叔機未詳何時人。其注僅見禮記正義所引一條。今亦附錄。因念古書之留于今者日少。區區采摭之苦心。未識能存什一否耳。

乾隆四十有九年春王正月癸卯。鹽官陳鱣書于震澤舟次。

六藝論

漢 鄭氏著　清 臨官陳 鱣輯

六藝者。圖所生也。（公羊傳疏。）

易者。陰易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禮記正義。史前紀注五。玉海藝文。路後紀注一。）

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言之教。（禮記正義。方叔機注曰。六紀。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

燧人在伏羲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禮記禮運正義。）

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禮記曲禮正義。）

虙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文字。謂之易。（漢上易傳八。）

作十言之教。以厚君民之別。（路史後紀注一。）

太昊帝庖犧氏。姓風。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歿。伏羲皇生。其世有五十九姓。羲皇始序制。作法度。皆以木德王也。制嫁娶之禮。受龍圖以龍紀官。故曰龍師。在位合一萬一千一十二年。炎帝神農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瑞。卽以火德王。有七世。合五百年也。（辨正論三教治道箴注。）

軒轅皇。姓公孫。二十五月而生。有珠衡日角之相。以土德王天下。建寅月爲歲首。生子二十五人。有十二

姓。凡十三世。合治一千七十二年。夢受帝籙。遂與天老巡河而受之。得河圖書。師于牧馬小童。拜廣成丈人于崆峒山。同上。

軒皇有景雲之瑞。用雲紀官。少昊帝有鳳鳥之瑞。故以鳥名官焉。同上。

宓羲氏爲網罟。以畋以漁。取犧牲以充庖廚。故曰庖犧氏。神農斲木爲耒耜。揉木爲耨揉。始教天下種五穀。故號爲神農氏也。同上。

黃帝佐官有七人。蒼頡造書字。大撓造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造歷日。岐伯造醫方。鬼諛區造占候。奚仲造車作律管與壇墠禮也。同上。

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之法則也。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告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劉不易者也。周易正義八論。

神農重卦。同上。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同上。

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同上。

河圖洛書。皆天地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詩文王正義。

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證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皐陶于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于戶。秦穆公白雀集于車。詩文王正義。玉海。

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書序正義。玉海三十七。

民間得泰誓。書序正義。

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于羣臣。舉于側陋。上上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書堯典正義。

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北堂書鈔九十五。太平御覽。

自書契之興。樸略尚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于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詩譜序疏。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詩序正義。

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同上。

況樞歷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也。辰則爲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卯爲陰易交際三際也。午爲易謝陰與四際也。酉爲陰盛易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詩關雎正義。詩序正義。詩攷。

詩初出未有若今傳訓章句。詩序正義。

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詩序正義。

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詩釋文。詩序正義。

文王創基至魯僖閒。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才哉。松柏丸丸。在于斯而遷之。方斲而敬承之。以用之也。爾松柏小材。有挺而整布。衆楹大材。有閑而靜別。既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拱成羣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綢繆牖戶之義也。路史後記注十。

禮者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也。北堂書鈔九十五。太平御覽一百。

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周禮春官序官疏。

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節。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禮記奔喪正義。山堂考索續集八。

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凡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釋文序錄。禮記正義。）

周官壁中所得六篇。（禮記正義。）

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同上。）

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也。（困學紀聞五。）

今禮行于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禮記正義。）

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同上。）

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公羊傳疏。）

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左傳序正義。困學紀聞八。）

元又爲之注。（孝經正義。）

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公羊傳序疏。）

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穀梁傳序疏。）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正義。）

元又爲之注。宋均孝經緯注。唐會要七十七。孝經正義。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經義知新記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

✣E五三四二